

通志堂經解

仁12
1411
47



門口仁12
號 1411
卷 47



文公易說序

自文公本義出而易道大明久為天下學士所服習
然而公論易之精義微言見於同時之論難與及門
弟子之辨說者不一而足又或著為文章發之歌詠
間有可以闡義文之祕挾周孔之奧者雖文集語錄
各有成編然以簡帙重大學者或未能周覽且叢見
雜出非彙而歸於一亦無由得其要領也公孫子明
紹承家學取文集語類彙而葺之首之以河洛太極
兩儀四象八卦重卦與乾坤之要指次取論上下二
篇之策與十翼之言而終之以卜筮與著卦考誤正
郭子和之失者及凡注疏歐蘇參同及麻衣心法之



三百六十九
類靡不著其得失明其歸趣使學者知所從違而不
惑於羣言之淆亂信如楊東里所云學易之士不可
無之書也其後董正叔胡庭芳董真卿亦緣子明之
意而各為附錄纂注諸書然或不專取朱子之言若
自為一書且采之博而擇之精惟是書為優子明名
鑑文公長子塾之子以蔭補迪功郎官至奉直大夫
湖廣總領居建安紫霞洲文公子孫居建安者自子
明始
康熙丙辰陽月納蘭成德容若序

先文公於易有啓蒙有本義皆所以發明往聖前氏
用之意而遺說之輯蓋取諸門人記錄問答之語往
往與啓蒙本義交相發揮則又鑑假守富川時所會
粹者也建陽趙令刊此編於縣齋鑑嘗為之序今復
以付之書市使鈔梓以廣其傳不復敢贅為之說云
淳祐壬子王春正月朔適孫朝請大夫主管紹興府
千秋鴻禧觀朱鑑謹識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目錄

卷第一

河圖洛書

附先天圖

太極

卷第二

兩儀

附陰陽奇耦

四象

八卦

六十四卦

干妹無辭辨未離虧補
言辭正七五春五凡應應
以作之書市野疑辨以
辨香少與野疑今正且
卦史效崇本義文味發
以之意而彪辯之陣蓋
夫文公於其本義若所
以發也野疑

乾坤

卷第三

上經

卷第四

上經

卷第五

下經

卷第六

下經

卷第七

下經

卷第八

象上下傳

卷第九

繫辭上傳

卷第十

繫辭上傳

卷第十一

繫辭上傳

卷第十二

繫辭上傳

卷第十三

繫辭下傳

卷第十四

繫辭下傳

卷第十五

文言傳

卷第十六

文言傳

卷第十七

說卦

序卦

雜卦

正說

卷第十八

作易

讀易

卷第十九

古易啓蒙

濂洛諸說

卷第二十

注疏歐蘇近世及參同契

卷第二十一

卷第二十一

卷第二十二

撰法十法

著卦考誤

諸家卜筮

卷第二十三

雜問答

論程氏易傳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目錄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一

河圖洛書 先天圖附

世傳一至九數者為河圖一至十數者為洛書考之於古正是反而置之予於啓蒙辨之詳矣讀大戴禮書又得一證甚明當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注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此九數者為洛書矣閻臯甘君叔懷欲刻二圖山中覽者未必深考又當大啓爭端聊書以諭之慶元丁巳上元節日遜翁書

書河圖洛書後

先生謂甘叔懷曰曾看河圖洛書數否無事時好看且得自家心流轉得動

輔廣錄

河圖既無四隅則比之洛書固亦為圓矣注中三句
 本唐書曆志一行之說二始者一二也一奇故為
 剛二耦故為柔二中者五六也五者十日六者十
 二辰也二終者十與九也閏餘之法以十九歲為
 一章故其言如此然一章之數似有附會當時姑
 借其說以明十數之為河圖耳

答廖德明

論雖以四十五為河圖五十五者為洛書然序論之
 文多先書而後圖蓋必以五十五數為體而後四
 十五者之變可得而推又況易傳明有五十有五
 之文而洪範又有九位之數耶

答程大昌

河圖洛書熹竊以大傳之文詳之河圖洛書蓋皆聖

人所取以為八卦者而九疇亦并出焉今以其
 觀之則虛其中者所以為易也實其中者所以為
 洪範也其所以為易者已見于前段矣所以為洪
 範則河圖九疇之象洛書五行之數有不可誣者
 恐不得以其說出於緯書而略之也

與郭冲疇

林夔孫問前日承先生說云老陽少陰老陰少陽即
 除了本身一二三四便是九八七六之數今觀啓
 蒙陽進陰退之說也是如此答曰他進退亦是自
 然如此不是人去強教他進退但是以十言之則
 大故分曉這物事好則劇問云看河圖上此數便
 牽走了曰天地只是不會說倩聖人出來說若天

地自會說想見更說得好如河圖洛書便是天地畫出底

或問河圖自五之外如何一便成六七八九十答曰皆從五過則一對五而成六二對五而成七三對五而成八四對五而成九到末梢五又撞着个五五便成十又曰河圖是常數洛書是變數舒高錄

問温公河圖洛書之說答云温公以河圖洛書為怪妄未是若說果無此夫子何以說河不出圖尚書云云此理蓋有之温公又以繫辭為非聖人之書亦緣圖書之說故也呂輝錄

問或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何也

論謂天地之所以為數一而五而已五者數之

祖也蓋參天兩地三陽而二陰三二各陰陽錯而

數之所以為數五也是故三其三三其二而為老

陽老陰之數兩其三一一其二而為少陰之數兩其

二一其三而為少陽之數皆五數也河圖自天一

至地十積數凡五十有五而其五十者皆因五而

後得故五虛中若無所為而實迺五十之所以為

五十也一得五而成六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五得五而成十無此定數則五十者何自來耶洛書

自一五行至九五福積數凡四十有五而其四十

者亦皆因五而後得故五亦虛中若無所為而實

乃四十之所以為四十也一六共宗而為太陽之位數二七為朋而為少陰之位數三八成友

而為少陽之位數四九同道而為太陰之位數不得此五數何以成此四十耶即是觀之河圖洛書皆五居中而為數宗祖大衍之數五十者即此五數衍而乘之各極其十則合為五十也是故五數散布於外為五十而為河圖之數散布於外為四十而為洛書之數衍而極之為五十而為大衍之數皆自此五數始耳是以於五行為土於五常為信水火木金不得土不能各成一氣仁義禮智不實有之亦不能各為一德此所以為數之宗而揲著之法必衍而極於五十以見於用也不知是否荅云此說是 荅董銖

問河圖之數不過一奇一耦相錯而已故太陽之位

即太陰之數太陰之位即太陽之數少陰之位即少陽之數少陽之位即少陰之數見其迭陰迭陽陰陽相錯所以為生成也天五地十居中者地十亦天五之成數蓋一二三四已含六七八九者以五乘之故也蓋數不過五也洛書之因一二三四以對九八七六其數亦不過十蓋太陽占第一位已含太陽之數少陰占第二位已含少陰之數少陽占第三位已含少陽之數太陰占第四位已含太陰之數雖其陰陽各自為數然五數居中太陽得五而成六少陰得五而成七少陽得五而成八太陰得五而成九則與河圖一陰一陽相錯而為

生成之數者亦無以異也不知可如此看否啓蒙
 言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三同謂一三五二異
 謂河圖之二在洛書則為九河圖之四在洛書則
 為七也蓋一三五陽也二四陰也陽不可易而陰
 可易陽全陰半陰常從陽也然七九特成數之陽
 所以成二四生數之陰則雖陽而實陰雖易而實
 未嘗易也不知是否荅云所論甚當河圖相錯之
 說尤佳同上

二始者一為陽始二為陰始二中者五六二終者九
 十五便是十干所起六便是十二律所生圓者星
 之圖者河圖之致言無那四角空形便圓夏淵錄

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七十六四五得數積

五奇五耦兩為五十有五夏淵錄

昆侖大無外旁薄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
 皇犧古神聖必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
 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為我重指掌感興詩
 一二三四九八七六最妙一藏九二藏八三藏七四

藏六廖德明錄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者一理之判始生一奇一耦而
 為一畫者二也兩儀生四象者兩儀之上各生一
 奇一耦而為二畫者四也四象生八卦者四象之
 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為三畫者八也爻之所以有

四日二十三
朱文公易說卷一
五
竒有耦卦之所以三畫而成者以此而已是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聖人又已分明說破亦不待更着言語別立議論而後明也此乃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然古今未見有識之者至康節先生始傳先天之學而得其說且以此為伏羲之易也說卦天地定位一章先天圖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皆本於此若自八卦之上又放此而生之至于六畫則八卦相重而成六十四卦矣六十四卦之上又放此而生之至十二畫則六十四卦相重而成四千九十六卦矣焦貢易林是也答虞大中
陳淳問先天圖有自然之象數伏羲當初亦知其然

否先生曰直圖據見在底畫較自然圓圖作兩段來拗曲恁地轉來底是竒恁地轉去底是耦有些造作不甚依他元初底伏羲當初只是太極下面有個陰陽便知得一生二二又生四四又生八恁地推去做成這物事不覺成來如此齊整

林學履問先天圖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皆順行何謂也先生曰圖左一邊屬陽右一邊屬陰左自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為陽在陽中順行右自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為陰在陰中順行坤无陽艮坎一陽巽二陽為陽在陰中逆行乾无陰兌離一陰震二陰為

陰在陽中逆行

又問先天圖心法也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也先生曰其中間白處便是太極三十二陰三十二陽便是兩儀十六陰十六陽底便是四象八陰八陽底便是八卦

又問圖雖無文終日言之不離乎是何也曰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大而天地之始終小而人物之生死遠而古今之世變皆不外乎此只是一箇盈虛消息之理本是箇小底變成大底到那大處又變成小底如納甲法納甲納乙艮納丙兌納丁震納庚巽納辛離

子坎納癸亦是這箇大如火珠林若占一屯卦

初九是庚子六二是庚寅六三是庚辰六四是

戊午九五是戊申上六是戊戌亦是此又如道家

以坎離為真水火為六卦之主而六卦為坎離之

用自月初三為震上弦為兌望日為乾望後為巽

下弦為艮晦為坤亦不外此又曰乾之一爻屬戊

坤之一爻屬己留戊就己方成坎離蓋乾坤是大

父母坎離是小父母 黃義剛錄

揚至曰正義謂易者變化之總號代換之殊稱乃陰

陽一氣生生不息之理竊見此數語亦說得好先

生曰熹以為易字有二義有變易有交易先天圖

百二
朱文公易說卷一
七
金生
一邊本都是陽一邊本都是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便是陽往交易陰陰來交易陽兩邊各各相對其實非此往彼來只其象如此然聖人當初亦不恁地思量只是畫一箇陰畫一箇陽每箇便生兩箇就一箇陽上又生一箇陽一箇陰就一箇陰上又生一箇陰一箇陽只管恁地去自一爲二二爲四四爲八八爲十六十六爲三十二三十二爲六十四既成箇物事便自然如此齊整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元如此但略假聖人手畫出來如乾一索而得震再索而得坎三索而得艮坤一索而得巽再索而得離三索而得兌初間畫卦時也不是恁

地只是畫成八箇卦後便見有此象耳

黃義剛錄

先天圖八卦爲一節不論月氣先後

李閔祖錄

天一生水三生木木陽東北也次而北又次而東北陽之生也地二生火四生金金陰西南也次而南又次而西此陰之生也

劉砥錄

包揚問康節以數推物如何曰此知康節之下者耳今覆射者亦能之康節之學本於明理明道所謂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乃康節所到處康節之學得於先天蓋是專心致志看得這物事熟了自然前知又云康節看物事便成四箇渠只是怕處其盛且如看花方其蓓蕾向盛也

半開漸盛正開大盛則衰矣人之勢熖者必衰強壯者必死是其理如此康節一見則便能知之先天圖有一月之象自復而震屬初三日月之生也至兌屬初八日月之上弦也乾月之望也巽月之始虧也至艮屬二十三日月之下弦也坤則其晦日也萬人傑錄

先天圖一日有一箇恁地道理一月有一箇恁地道理以至合元會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亦只是這箇道理且以月言之自坤而震月之始生初三日也至兌則月之上弦初八日也至乾則月之望十五日也至巽則月之始虧十八日也至艮則月

之下弦二十三日也至坤則月之晦三十日也輔廣錄

問昨日先生說程子謂其體則謂之易體猶形體也乃形而下者易中只說箇陰陽交易而已然先生又嘗有言曰在人言之則其體謂之心又是如何曰心只是箇動靜感應而已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是也看那幾箇字便見得因言易是互相博易之義觀先天圖便可見東邊一畫陰便對西邊一畫陽蓋東一邊本皆是陽西一邊本皆是陰東邊陰畫皆是自西邊來西邊陽畫都是自東邊來姤在西是東邊五畫陽過復在東是西邊五畫陰過互相博易而成易之變雖多般然此是第一

變廣云程子所謂易中只說反復往來上下者莫
便是指此言之否曰看得來程子之意又別邵子
所謂易程子多理會他底不得蓋他只據理而說
都不曾去問他同上

池陽士人何巨源以書問邵子詩有曰須探月窟方
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又先生贊邵子有曰手探
月窟足躡天根莫只是說陰陽否先生荅之云先
天圖自復至乾陽也自姤至坤陰也陽主人陰主
物手探足躡亦無甚意義但姤在上復在下上故
言手探下故言足躡

先天圖今所寫者是以一歲之運言之若大而古今

十三萬五千六百年亦只是這圈子小而一口一
時亦只是這圈子都從復上推起來李方子錄

問先天圖陰陽自兩邊生若將坤為太極與太極圖
不同如何曰他自據他意思說即不曾契勘濂溪
底若論他太極中間虛者便是他亦自說圖從中
起今不合被橫圖在中間塞却待取出放外它兩
邊生者即是陰根陽陽根陰這箇有對從中出即
無對陳文蔚錄

前書所論先天太極二圖久無好況不暇奉報先天
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
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

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
論其局格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
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
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
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
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為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
而二剛善剛惡自二而四柔善柔惡遂加其一中以為五行
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
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近日講論及修改文字頗
多當候相見面言之荅黃幹
如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

爻而一卦一爻莫不具一太極同上

問邵康節男子吟先生曰康節詩乃是說他先天圖
中數之所從起處天根月窟指復姤二卦而言揚

道夫錄

示喻人物之說未知康節之意果如何但如來喻以
陰陽分之似亦有理大抵先天圖自復至乾為陽
自姤至坤為陰陰陽所主既有淑慝之分則人物
所稟亦不能無純駁之辨也手探足躡出於一時
之謬說無足深論當時但以姤在上而復在下故
以手足言之耳荅何進之

問近略考卦變以彖辭考之說卦變者凡十九卦蓋

言成卦之由凡彖辭不取成卦之由則不言所變之爻程子專以乾坤言變卦然只是上下兩體皆變者可通若只一體變者則不通兩體變者凡七卦隨蠱賁咸恒漸渙是也一體變者兩卦訟无妄是也七卦中取剛來下柔剛上柔下之類者可通至一體變者則以來為自外來故說得有礙大凡卦變須觀兩體上下為變方知其所由以成之卦先生曰便是此處說得有礙且程傳賁卦所云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自泰而變為賁之理若其說果然則所謂乾坤變而為六子八卦重而為六十四皆由乾坤而變者其說不得而通矣蓋有則俱

有自一畫而二而四四而八而八卦成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而重卦備故有八卦則有六十四矣此康節所謂先天者也若震一索而得男以下乃是已有此卦了就此卦生出此義皆所謂後天之學今所謂卦變者亦是有卦之後聖人見得有此象故發於彖辭安得謂之乾坤重而為是卦則更不可變而為他卦耶若論先天一卦亦無既畫之後乾一兌二離三震四至坤居末又安有乾坤變而為六子之理凡今易中所言皆是後天之易耳以此見得康節先生後天之說最為有功

董銖錄

先天圖如何移出方圖在下先生云是熹挑出湯泳錄

先天之說昨已報商伯矣來喻亦推得行然皆未能

究其緼須先將六十四卦作一橫圖則震巽復姤

正在中間先自震復而却行以至於乾乃自巽姤

而順行以至於坤便成圖而春夏秋冬晦朔弦

望晝夜昏旦皆有次第此作圖之大指也又左方

百九十二爻本皆陽右方百九十二爻本皆陰乃

以對望交相博易而成此圖若不從中起以向兩

端而但從頭至尾則此等類皆不可通矣試用此

意推之當自見得也 荅葉永卿

太極

看易須是看他卦爻未畫以前是怎模樣却就這上

見得他許多卦爻象數是自然如此不是杜撰也

且詩則因風俗世變而作書則因帝王政事而作

易初未有物又是懸空說出當其未有卦畫則渾

然一大極在人則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旦發

出來則陰陽吉凶事都在裏面人須是就至靜虛

中見得這道理周遍通瓏方好若先靠定一事說

則滯泥不通了此所謂潔靜精微易教也 荅王遇

看易須是看它未畫卦爻以前是怎生模樣却就這

裏看他許多卦爻象數非是杜撰都是自然如此

未畫之前在易只是渾然一理在人只是湛然一

心都未有一物在便是寂然不動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忽然在這至虛至靜之中有箇象方發出許多象數吉凶道理來所以靈所以說潔靜精微之謂易只是箇潔靜精微若是如今人說得恁地拖泥帶水有甚理會處

沈僩錄

未有文字已有此書謂有此理則可謂有此書則不

可 答吳斗南

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名論謂有寧有跡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滄滄始欲達已彼

黃流吞豈知一十張南數此文草幾共無教此

語期相敦

晏淵問太極兩儀五行先生曰兩儀即陰陽陰陽是氣五行是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氣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質又如人寃是氣體魄是質淵又云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此如母生子子在母外之義若二氣五行却是子在母內先生曰是如此陰陽五行萬物各有一太極又云太極動而生陽只是如一長物不免就中間截斷說起其實動之前未嘗無靜靜之前又未嘗無動如繼之者善也亦是就此說起譬之俗語謂自今日為頭已前更

不受理意思

或問太極一陰陽先生曰一陰陽道也陰陽器也

廖謙錄

趙師夏謂心為太極林學蒙謂心具太極師夏舉以

為問先生曰這般處極細難說看來心有動靜其

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

葉賀孫錄

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至足之蹈之曰真箇是未有

無對者看得如此時果是又異好笑然亦有無對

者一陰一陽相對者也太極却無對五行中土亦

無對然太極却是與陰陽二物相對五行中四物

與一土對四物有方土無方四物皆資土故也湖

南學者云善無對不知惡乃善之對惡者反乎善

者也 吳必大錄

楊至問通書水陰根陽火陽根陰與五行陰陽陰陽

太極為一截四時運行萬物終始與混兮闢兮其

無窮兮為一截混兮是利貞誠之復闢兮是元亨

誠之通注下自五而一自五而萬之說則是太極

常在貞上恐未穩先生曰便是猶有此等硬說處

李方子錄

易言太極生兩儀一生二也所以大衍之數虛一周

子言太極動而生陰靜而生陽則一在二中然要

其實一雖生二依舊只在二中但易摘出說耳

劉砥錄

楊道夫問竊謂夫子之道如太極天下之事如物之

有萬物雖有萬而所謂太極者則一太極雖一而
所謂物之萬者未嘗虧也至於曾子以忠恕形容
一貫之妙亦如今人以性命言太極也不知是否
曰太極便是一到得生兩儀時這太極便在兩儀
中生四象時這太極便在四象中生八卦時這太
極便在八卦中

楊道夫錄

太極中全是具一箇善若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善有
惡皆陰陽變化以後方有

葉賀孫錄

程人昌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先生答云熹恐此
道字即易之太極一乃陽數之奇二乃陰數之耦
三乃奇耦之積其曰二生三者猶所謂二與一爲

三也若直以一爲太極則不容復言道生一矣詳
其文勢與列子易變而爲一之語正同所謂一者
皆形變之始耳不得爲非數之一也

答程大昌

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即有是物無先
後次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在陰
陽之中而非在陰陽之外也今以大中訓之又以
乾坤未判大衍未分之時論之恐未安也形而上
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今論太極而曰其物
謂之神又以天地未分元氣合而爲一者言之亦
恐未安也有是理即有是氣氣則無不兩者故易
曰太極生兩儀而老子乃謂道先生一而後一乃

生二則其察理亦不精矣老莊之言之失大抵類此恐不足引以為證也

答程迥

熹前書所謂太極不在陰陽之外者正與來教所謂不倚於陰陽而生陰陽者合但熹以形而上下者其實初不相雜故曰在陰陽之中吾丈以形而上下者其名不可相雜故曰不在陰陽之外雖所自而言不同而初未嘗有異也但如今日所引舊說則太極乃在天地未分之前而無所與於今日之為陰陽此恐於前所謂不倚於陰陽而生陰陽有自相矛盾處更望詳考見教

答程迥

太極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

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唯程子為能受之程子之秘而不示疑亦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道聽塗說其弊必有甚焉

近年已覺頗有此弊矣

觀其答張閔中書云書雖未出未嘗不傳第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微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知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之用為尤切非若此書詳於天而略於人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其周子程子之謂乎熹向所謂微意者如此

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荅張拭

太極圖无極而太極上一圈即是太極但挑出在上 湯泳錄

太極一圈便是一畫只是撒開引長一畫 同上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四象八卦皆有形狀至於

太極有何形狀故周子曰无極而太極正謂无此

形狀而有此道理耳 吳必大錄

周子太極之書如易六十四卦一一有定理毫髮不

差自首至尾只不出陰陽二端而已始處是生生

之初終處是已定之理始有處說生已定處說死

死則不復變動矣 徐寓錄

周先生太極通書便只是衮這幾句易之為義也只

是如此只是陰陽交錯千變萬化皆從此出故曰

易有太極這一箇便生兩箇兩箇便生四箇四箇

便生八箇八箇便生十六箇十六箇便生三十二

箇三十二箇便生六十四箇故八卦定吉凶吉凶

生大業聖人所以說出時只是使人不迷於利害

之塗耳 林夔孫錄

或問太極圖下二圈固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各

有一太極也如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方始萬物

化生易中却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

有男女是如何先生曰太極所說乃生物之初陰

陽之精自凝結成兩箇後來方漸漸生去萬物皆

然如牛羊草木皆牝牡一為陽一為陰萬物有生之初亦各自有兩箇故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陰陽二氣更無停息如金木水火土是五行分了又三屬陽二屬陰然而各又有一陰一陽如甲便是木之陽乙便是木之陰丙便是火之陽丁便是火之陰只這箇陰陽更無休息形質屬陰其氣屬陽金銀坑有金銀礦礦便是陰其光氣為陽葉賀孫錄問太極圖自一而二自二而五即推至於萬物易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後萬物之理備西銘則止言陰陽洪範則止言五行或略或詳

皆不同何也先生曰理一也人所見有詳略耳然道理亦未始不相值也李閔祖錄

論橫渠正蒙說道體處如太和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箇大輪迴蓋其思慮攷索所至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惟是周子說无極而太極最好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由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此說伊川所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虛一大為萬物之原有未安等語槩可見矣萬人傑錄

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熹觀之伏
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
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
未嘗言无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
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
則知不言者不為少而言之者不為多矣何至若
此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
足以為羣言之折衷又況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
又非一二而已乎既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
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即兩儀四象
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緼於三者之內者也

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
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耳初不以
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
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為中者蓋以此物之極
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
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轉將來到此
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
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
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為可訓中也至
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
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賦是所謂理有未

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為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為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為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喻乃指其中者為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

已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為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

四百二十四
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
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
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
乃深詆無極之不然是直以太極為有形有方所
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
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
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
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所謂不言無極
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
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
子之意以為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

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
人說無即以為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
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洩之過甚不
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為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
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為加損者
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
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
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
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
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為如何而
亦為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

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邪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邪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

兄以為如何

荅陸元淵

來書云直以陰陽為形器止道器之分哉荅曰若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更請見教若熹愚見與其所聞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為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竒耦之屬皆陰陽所為之器獨其所以為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為道耳如此分別似差明白不知尊意以為如何此一條亦極分明切望略加思索便見愚言不為無理而其餘亦可以類推矣同上

六月一日林黃中來相訪問曰向時附去易解其間

四
恐有未是處幸見諭予應之曰大凡解經但令綱
領是當即一句一義之間雖有小失亦無甚害侍
郎所著却是大綱領處有可疑者林問如何是大
綱領處可疑予曰繫辭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是聖人作易綱領次
第惟邵康節見得分明今侍郎乃以六畫之卦爲
太極中含二體爲兩儀又取二互體通爲四象又
顛倒看二體及互體通爲八卦若論太極則一畫
亦未曾有何處便有六畫底卦來如此恐倒說了
兼若如此即是太極包兩儀兩儀包四象四象包
八卦與聖人所謂生者意思不同矣林曰惟其包

之是以能生之包之與生實一義爾予曰包如人
之懷子子在母中生如人之生子子在母外恐不
同也林曰公言太極一畫亦無即是無極矣聖人
明言易有太極而公言易無太極何耶予曰太極
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理不可謂無但未有形象之
可言爾故自此而生一陰一陽乃爲兩儀而四象
八卦又是從此生皆有自然次第不由人力安排
然自孔子以來亦無一人見得至邵康節然後明
其說極有條理意趣可玩恐未可忽更詳之林云
著此書正欲攻康節爾予笑語之曰康節未易攻
侍郎且更子細若此論不改恐終爲有識者所笑

也林艷然曰正要人笑

記林栗辨易

太極中正仁義之說若謂四者皆有動靜則周子於

此便列四者之目為剩語矣但熟玩四字指意自

有動靜其於道理極是分明蓋此四字便是元亨

利貞四字

仁元中亨
義利正貞

元亨一通一復豈得為動靜乎

近日深玩此理覺得一語嘿一起居無非太極之

妙正不須以分別為嫌也

答張敬夫

夫易變易也兼指一動一靜已發未發而言之也太

極者性情之妙也乃一動一靜未發已發之理也

故曰易有太極言即其動靜闔闢而皆有是理也

若以易字專指已發為言是又以心為已發之說

也此固未當程先生言之明矣不審尊意以為如

何

答吳翌

易之為義乃指流行變易之體而言此體生生元無

間斷但其間一動一靜相為始終耳程子曰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

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此體在人則心是已其理

則所謂性其用則所謂情其動靜則所謂未發已

發之時也此其為天人之分雖殊然靜而此理已

具動而此用實行則其為易一也若其所具之理

所行之用合而言之則是易之有太極者昨來南

軒嘗謂太極所以明動靜之蘊蓋得之矣來喻以

不易變易為未發已發恐未安試以此說推之非
 惟見得易字意義分明而求仁用力要處亦可得矣答吳
 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此
 於易卦為純坤不為無陽之象若論復卦則須以
 有所知覺者當之不得合為一說矣故康節亦云
 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須虛心
 靜慮方始見得若懷一點偏主彊說意思即方寸
 之中先自擾擾矣何緣能察得彼之同異耶答呂祖
 所云未發不可比純坤而當為太極此却不是小失
 不敢隨例放過且試奉扣若以未發為太極則已
 發為无極耶若謂純坤不得為未發則宜以何卦

為未發耶竊恐更宜靜坐放教心胷虛明淨潔却
 將太極圖及十二卦畫安排頓放令有去着方可
 下語此張子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者也如決
 不以為然則熹不免為失言者不若權行倚閣之
 為愈不能如此紛拏彊聒徒費心力有損而無益也同上
 以未發為太極只此句便不是所以下文一向差却未
 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也須如此看得方無
 偏滯而兩儀四象八卦十二卦之說皆不相礙矣同上
 問太極動而生陽云云先生荅云此段尤多可疑請
 且就通書太極體認令此數項歷落分明未要添
 入復卦震咸性情等說夾雜得都不明不濟事也

震成尤無干涉性情之義亦非是須各自看乃佳上同
 問動而生陽元未有物且是如此動盪所謂化育流
 行也靜而生陰陰主凝然後萬物各正性命問繼
 之者善之時此所謂性善至成之者性然後氣質
 各異方說得善惡先生曰此既謂之性則終是未
 可分善惡廖德明錄

問陰陽若以推行言之不過一氣之運而已所謂一
 動一靜互為其根也以闔闢言之則有兩物所謂
 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也既曰陰陽又曰柔剛者陰
 陽以氣言剛柔則有形質矣此猶四象之有老少
 亦如以子午卯酉分言陰陽也不知是否答曰闔闢

與動靜無異易中以對待言者自多不必引此也答董

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
 便是流行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便是定位底天地上下四方是也易有兩義一是
 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對待底如魂魄
 以二氣言之陽是魂陰是魄以一氣言之則伸者
 為魂屈者為魄黃義剛錄

太極中正仁義之說玩之甚熟此書條暢洞達絕無
 可疑只以乾元亨利貞五字括之亦自可盡大抵
 只要識得上下主賓之辨耳答何鑑

問太極圖何以不言禮智而言中正莫是此圖本為

發明易道故但言中正是否曰亦不知是如何但
中正二字較有力 李閔祖錄

太極傳言中正仁義中仁言用正義言體義便有裁

制一定之體 吳必大錄

或問太極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之說答曰中正仁
義本無先後此四字配金木水火而言中有禮底
道理正有智底道理如乾之元亨利貞元即仁亨
即中利即義貞即正皆是此理至於主靜一辭蓋
是以正與義為體中與仁為用聖人只是主靜自
有動底道理譬如人說話必須是先沉默然後可以
說話蓋沉默中便有箇言語底意思 周謨記問

問太極圖中言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何也

先生曰中正仁義分屬動靜而聖人則主於靜蓋
正所以能中義所以能仁克己復禮義也故能仁
易言利貞者性情也元亨是發用處必至於利貞
乃見乾之實體萬物到秋冬收斂成實方見得它
本質故曰性情此亦主靜之說也 董銖錄

太極圖言大哉易乎只以陰陽剛柔仁義及言原始
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而止人之生死亦只是陰陽
二氣屈伸往來耳 吳必大錄

黃榦問向者先生說周子康節說太極只說二箇易
中是說三箇曰也即是這箇但周子與康節和陰陽

袞說易中便擡起說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如言太極動是陽動極而靜靜便是陰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即在陰陽裏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論其生則俱生太極依舊在陰陽裏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雖然自見在事物而觀之即陰陽函太極推原其本則太極生陰陽 劉砥錄

陰陽五行康節說得法密濂溪說得理透聞見錄載伊川語云惟見周茂叔論此張欽夫不以爲然看得來是有這箇說話 蕭佐錄

驪問邵先生說無極之前無極如何說前先生曰邵

子就圖上說循環之意自始至坤是陰含陽自復

至乾是陽分陰復坤之間乃無極自坤反姤是無

極之前 楊道夫錄

康節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多少平

易實見得者自別又問一中分造化曰本是一箇

而消息盈虛便生陰陽事物皆恁地有消便有息有盈便有虛有箇面便有箇背道夫曰這便

是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爲者曰這便是生兩儀之

理 同上

喜有了康節易了都看別人底不得他說那太極生

兩儀兩儀生四象又都無甚玄妙只是從來更無人識楊子太玄一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字亦只是這箇他却識只是他以三為數皆無用了他也只是見得一箇麓底道理後來便都無人識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亦剩說了一箇道便如太極生陽陽生陰至二生三又更都無道理後來五峯又說一箇云云便是太極函三為一意

思葉賀孫錄

問先生說太極有是性則有陰陽五行云云此說性是如何曰想只是熹舊時說耳近思量又不然此性字為稟於天者言之若太極只當說理自是移

易不得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則謂之善至於成之者方謂之性此謂天所賦於人物人物所受於天者也徐寓錄

或求先生揀近思錄先生披數板云也揀不得久之乃曰無極而太極不是說有箇物事光輝輝地在那裏只是說這理當初皆無一物只是有此理而已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既有此氣便分陰陽以此生許多物事惟其理有許多故物亦有許多以小而言之則此下疑有脫句無非是天地之事以大而言之則君臣父子夫婦朋友無非是天地之事只是這一箇道理所以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而今看

四十七
朱文公集卷一
三
卜奇
他說這物事這機關一下撥轉後卒乍攔他不住
聖人所以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只是大化恁地流行隨得是便好隨得不
是便過他不住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天壽不貳
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所以昨日說西銘都相
穿透所以太極圖說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
也二氣交感所以化生萬物這便是天地之塞吾
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只是說得有詳略有急緩
只是這一箇物事所以萬物到秋冬時各自收斂
閉藏忽然一下春來各自發越條暢這只是一氣
一箇消一箇息只如人相似方其默時便是靜及

其語時便是動那箇滿山青黃碧綠無非是這太
極所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
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是那一個陰一陽之
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周先生太極
通書只是袞這許多句繼之者善是動處成之者
性是靜處繼之者善是流行出來成之者性則各
自成箇物事繼善便是元亨成性便是利貞及至
成之者性各自成箇物事恰似造化都無可做了
及至春來又流行出來又是繼之者善譬如禾穀
一般到秋斂冬藏千條萬穗自各成一箇物事了
及至春又各自發生出以至人物以至禽獸皆是

四百卅
如此且如人方其在胞胎中受父母之氣則是繼
之者善及其生出又自成一箇物事則是成之者
性也既成其性又自繼善只是這一箇物事今年
一生了明年又生出一副當物事來又繼之者善
又成之者性只是這一箇物事來將去所以仁者
見之謂之仁只是見那發生處智者見之謂之智
只是見那成性處到得百姓日用而不知則不知
這物事矣所以易只是箇陰陽交錯千變萬化故
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聖人所以說出來時只
是使人不迷乎利害之途

黃義剛錄

甘節問天道流行發育萬物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
以生者以爲一身之主是此性隨所生處便在否
先生應而曰一物各具一太極

張乖崖曰陽是人而書案子尚變得陰是已
書案子更變不得此人曾見希夷來言亦似太極

圖

梁文叔云太極兼動靜而言先生曰不是兼動靜太
極有動靜也

林恪錄

問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如何先生
曰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嘗相
依而未嘗相離也太極猶人動靜猶馬馬所以載

人人所以乘馬馬之一出一入人亦與之一出一入蓋一動一靜而太極之妙未嘗不在焉此所謂所乘之機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疑也董銖錄太極非是別為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箇理而已因其極至故名曰太極輔廣錄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二

兩儀 陰陽竒耦附

兩儀者兩箇儀象也非是指天地之形而言伏羲初畫陰陽指言此二畫為陰陽之象故曰兩儀也劉砥錄

天地是乾坤皮殼乾坤是天地性情其實則是一箇

道理李方子錄

乾坤是性情天地是皮殼其實是一箇道理陰陽自一氣言之只是一箇物若做兩箇物看則如日月如男女又是兩箇物事林學蒙錄

問橫渠謂鬼神者往來屈伸之意故天曰神地曰示

人曰鬼示字之義如何曰說文示字以有所示為義故視字從示天之氣生而不息故曰神地之氣顯然示人故曰示向嘗見三舍時舉子易義中有云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二而小即示字也恐是字說又曰天曰神地曰示者蓋其氣未嘗或息也人鬼則其氣有所歸矣

正蒙中地純陰天浮陽一段說日月五星甚密李闕祖錄

易字義只是陰陽同上

易不離陰陽千變萬化只是這兩箇

易只消道陰陽二字括盡

易者陰陽錯總交換代易之謂楊與言語略

大抵易只是一箇陰陽竒耦而已此外更有何物同上

龜山過黃亭詹季魯家季魯問易龜山取一張紙畫

箇圈用墨塗其半云這便是易此說最好只是一

陰一陽做出許多般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只

是陰陽卦畫沒幾箇卦畫憑甚寫出那陰陽造化

何處更得易來乾坤易之門不是乾坤外別有易

易便是乾坤乾坤便是易似兩扇門相似一扇開

便一扇閉只是一箇陰陽做底黃顯子錄

盈天地之間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二氣之終始盛衰

而已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於

西而終於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為功其

類則為剛為明為公為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
 常居右而以夷傷慘殺為事其類則為柔為暗為
 私為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聖人作易畫卦繫辭
 於其進退消長之際所以示人者深矣傳拱字序
 天地之化包括無外運行無窮然其所以為實不越
 乎一陰一陽兩端而已其動靜屈伸往來闔闢升
 降浮沉之性雖未嘗一日不相反然亦不可以一
 日而相無也聖人作易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
 情其所以為說者亦若是焉耳矣然及其推之人
 事而擬諸形容則常以陽為君子而引翼扶持惟
 恐其不盛陰為小人而排擯抑黜惟恐其不衰何

哉蓋陽之德剛陰之德柔剛者常公而柔者常私
 剛者常明而柔者常闇剛者未嘗不正而柔者未
 嘗不邪剛者未嘗不大而柔者未嘗不小公明正
 大之人用於世則天下蒙其福私暗邪辟之人得
 其志則天下受其禍此理之必然也且非獨於易
 之說為然蓋凡自古聖賢之言雜出於傳記者亦
 未有不好剛而惡柔者若夫子所謂剛毅近仁而
 又嘗深以未見剛者為歎及乎或人之對則又直
 以有慾病悵也之不得為剛蓋專以是為君子之
 德也金華潘公文集序

莊周曰易以道陰陽不可謂他無見蓋易自四象八

卦重而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只是說箇陰陽下至脩養方技等家亦只是用此二字而已魏伯陽參同契恐希夷之學有些自其源流吳必大錄或問中庸十二章說道之費隱如其大且妙後面却只歸在造端乎夫婦上此中庸之道所以異於老佛之謂道也先生曰須更看所謂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聖人之道彌滿充塞無少空缺若於此有一毫之差便於道體有虧欠也若佛則只說道道無不在無適而非道政使於禮儀有差錯處亦不妨故他於此都理會不得莊子却理會得又不肯去做如天下篇首一段皆是說孔子

恰似快刀利劍斫將去更無些子窒礙之且句句有着落如所謂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可煞說得好雖然如此又却不肯做然其才亦儘高正所謂智者過之輔廣錄

立卦生爻事有因兩儀四象已前陳須知三絕韋編者不是尋行數墨人潛心雖出重爻後著眼何妨未畫前識得兩儀根太極此時方好絕韋編問近見先生易詩云立卦生爻事有因兩儀四象已前陳因字之義如何先生言卦爻因儀象而生立也即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意又問生爻指言重卦否曰然

天地間只有箇竒耦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楊子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做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

先生曰讀書只就一直道理看剖析自分曉不必去偏曲處看易有箇陰陽詩有箇邪正書有箇治亂皆是一直路逕可見別無曉崎

徐寓錄

伏羲畫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又就陰陽上發出太極康節又道須信畫前元有易濂溪太極圖又有許多詳備問氣化形化男女之生在氣化否荅曰凝結成箇男女因甚得如此都是陰陽無物不是

陰陽又問天地未判時下面許多都已否荅曰事物雖未有其理則具

徐寓錄

或說一是乾初畫熹謂那時只是陰陽未有乾坤安得乾坤初間只是一畫者二到有二畫方成乾卦方其有陽那裏知道有陰有乾卦那裏知道有坤卦天地間只是一箇氣自今年冬至到明年冬至是他此氣周匝把來折做兩截時前面底便是陽後面底便是陰又折做四截也如此便是四時天地間只有六層陽氣到地面上時地下便冷了只是這六位陽長到那第六位時極了無去處上面只是漸次消了些箇時下面便生了些箇那便是陰

這只是箇嘘吸嘘是陽吸是陰喚做一氣固是如此然看它日月男女牝牡處方見得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箇背面若說流行處却只是

一氣 蕭佐錄

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得物事出來五行雖是質他又五行之氣做這物事方得然却是陰陽二氣截做這五箇不是陰陽外別有五行如十干甲乙甲便是陽乙便是陰 舒高錄
一故神兩故化兩者陰陽消長進退也 兩者所以推行於二所以為兩
不立則兩不可得而見兩不可見則一之道息矣
橫渠此語 非一則陰陽消長無自而見非陰

陽消長則一亦不可得而見矣 正蒙

陰以陽為質陽以陰為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

外明橫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 坎離揚道夫錄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

二四陰也 荅林振

陰少於陽氣理數皆如此用半所以不同 黃顯子錄

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如子者父之陰臣者君之陰

問自一陰一陽見一陰一陽又各生一陰一陽之象以圖言之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節節推去固容易見就天地間着實處如何驗得先生曰一物

上自各有陰陽如人之男女陰陽已具逐人身上又各有這血是陰而氣則是陽如晝夜之間晝陽夜陰也而晝陽自午後又屬陰夜陰子後又屬陽此便是陰陽各生陰陽之象

陰下交生陽陽上交生陰陰交陽剛交柔是博易之易這多變是變易之易所謂易者只此便是那箇是易之體這箇是易之用那是未有這卦底這是有這卦了底那箇喚做體是這易從那生這喚做用揲著取卦便是用處

水質陰而性本陽火質陽而性本陰水外暗而內明以其根於陽也火外明而內暗以其根於陰也周

子太極圖陽動之中有墨底陰靜之中有白底是也橫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政此意也

坎離○劉砥錄

火中虛暗則離中之陰也水中虛明則坎中之陽也

楊道夫錄

陰陽做一箇看亦得做兩箇看亦得做兩箇看是分

陰分陽兩儀立焉做一箇看只是一箇消長

陳文蔚錄

問康節云陽一而陰二所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此語是否曰也說得來自是它那物事好底少而惡底多其理只一般

沈憫錄

楊簡說陽爻一畫者在己陰爻一畫者應物底是先

生曰正是倒說了應物底却是陽

湯泳錄

謂公且試看天地之間別有甚事只是陰與陽兩箇字看是甚麼物事都離不得只就身上體看纔開眼不是陰便是陽密密拶拶在這裏都不着得別物事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只自家要做向前便是陽纔收退便是陰意思纔動便是陽纔靜便是陰未消別看只是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伏羲只因此畫卦以示人若就一陰一陽又不足以該衆理於是錯總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初只是許多卦爻後來聖人又繫許多辭在下如它書則元有這事方說出這箇道理易則未曾有此事先假託都說在這裏如書便有箇堯舜有箇禹湯

文武周公出來做許多事今易則元未曾有聖人豫先說出待人占考大事小事無一能外於此聖人大抵多是垂戒又云雖是一陰一陽易中之辭有當爲有不當爲若當爲而不爲不當爲而爲之雖陽亦凶又云聖人因卦爻以垂戒多是利於正未有不正而利者如云夕惕若厲无咎若占得這爻必是朝兢夕惕戒謹恐懼可以无咎若自家不曾如此便自有咎又云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若占得這爻須是將自身已體看是直是方是太去做某事必得其利若自家未是直不曾方不曾大則

无所往而得其利此是本爻辭如此到孔子又自添說了如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本來只是卜筮聖人為之辭以曉人便說許多道理在上今學易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玩味看他所說道理於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孔子所謂學易正是平日常常學之想見聖人之所謂讀異乎人之所謂讀想見曾中洞然於易之理无纖毫蔽處故云可以无大過又曰聖人繫許多辭包盡天下之理止緣萬事不離乎陰陽故因陰陽中而推說萬事之理今要占考雖小小事都有如占得

不利有攸往便是不可出路利涉大川便是可以乘舟此類不一

問乾卦文言聖人所以重疊四截說在此見聖人學易只管體出許多意思又恐人曉不得故說以示教曰大意只管怕人曉不得故重疊說在這裏大抵多一般如云陽在下也又云下也

問聖人所以因陰陽說出許多道理而所說之理皆不離乎陰陽者蓋緣所以為陰陽者元本於實然之理荅曰陰陽是氣纔有此理便有此氣纔有此氣便有此理天下萬事萬物何者不出於此理何者不出於陰陽

問此程先生所以說道天下無性外之物荅曰如云

天地間只是箇感應又如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

無物

葉味道錄

鄭文振問五十以易先生曰也只就卦爻上占考其理合如何其他書則一事是一理惟是易却說得闊如已有底事說在裏未有底事也說在裏又曰易須錯總看天下甚麼事無一不出於此如善惡是非得失以至於屈伸消長盛衰看是甚事都出於此伏羲以前不知如何占考至伏羲將陰陽兩箇畫卦以示人使人於此占考吉凶禍福一畫為陽二畫為陰一畫為奇二畫為耦遂為八卦又

錯總為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文王又為之彖象以釋其義無非陰陽消長盛衰屈伸之理聖人之所學者學此而已把乾卦一卦看如乾元亨利貞人要做事若占得乾卦乾是純陽元者大也亨者通也其為事必大通然而雖說大亨若所為之事不合正道則亦不得其亨故雖云大亨而又利於正卦內六爻都是如此如說潛龍勿用是自家未當出作之時須是韜晦方始无咎若於此而不能潛晦必須有咎又如上九云亢龍有悔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為戒如這般處最是易之大義易之為書大抵於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

有消退之漸自是理勢如此又云當極盛之時便須慮其亢如當堯之時須交付與舜若不尋得箇舜便交付與他則堯之後天下事未可知又云康節所以見得透看他說話多以盛滿為戒如云只喜成微醺不喜成酩酊又云康節多於消長之交看又云許多道理本無不可知之數惟是康節體得熟只管體來體去到得熟後看是甚麼事理無不洞見

葉賀孫錄

甘節問如何謂之性荅曰天命之謂性又問天之所命者果何物也荅曰仁義禮智信又問周先生作太極圖何為列五者於陰陽之下荅曰五常是理

陰陽是氣有理而無氣則理無所上有氣而後理方有所立故五行次陰陽又問如此則是有七荅

曰義知屬陰仁禮屬陽

案太極圖列金木水火土於陰陽之下非列仁義禮智信於陰陽之下也以氣

言之曰陰陽五行以理言之曰健順五常之性此問似欠分別○甘節錄

看遺書中善惡皆天理及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不可以濁者不謂之水等語及易傳陽無可盡之理一節即此義可推矣更以事實考之只如鴟梟蝮蝎惡草毒藥還可道不是天地陰陽之氣所生否荅甘節前書示及易傳二義陰陽交和恐非是指君子小人而言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為忿疾然無交和之理韓富當時事力蓋不足以勝二姦非固欲與

四百五十四
陶季賢
之和也元祐誠有過甚處然當時事勢恐不如此亦不免禍要當有以開悟人主之心乃絕後患耳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大略皆如來喻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為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竇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
荅潘景愈

陰爻稱六與程傳之說大不同這只就四象看便見得分曉陰陽一段只說通例此兩物相無不得且如天晴幾日後無雨便不得十二箇月六月是陰

六月是陽一日中陽是晝陰是夜

四象

先生曰四象是老陽老陰少陽少陰老陽是九老陰是六少陽是七少陰是八先生以指畫在卓子上曰皆湊成十數當時說得甚明今偶失記當求先生見印成易圖看先生云見令雕版未了
邵浩錄

兩儀四象之說閩中前輩嘗有為此說者意亦竊謂然初未敢自信也今得來示斯判然矣但謂兩儀為乾坤之初爻謂四象為乾坤初二相錯而成則恐立言有未瑩者蓋方其為兩儀則未有四象也方其為四象則未有八卦也安得先有乾坤之名

初二之辨哉妄意兩儀只可謂之陰陽四象乃可
 各加以太少之別而其序亦當以太陽二少陽二
 少陰二太陰二為次蓋所謂遞升而倍之者不得
 越二與二而先為二也此序既定又遞升而倍之
 適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
 序也與邵氏先天圖合此乃伏羲始畫八卦自然
 次序非人私智所能安排學易者不可不知也答程
 兩儀四象恐須如先天之序乃為自然之數而始乾
 終坤理勢亦無不可若必欲初二次二乃是以意
 安排而非自然之序又二象之上各生兩爻即須
 以乾兌艮坤為次復無所據更乞詳考見教答程

蔣明之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先生曰易有太極便有箇陰陽出來陰陽便
 是兩儀儀匹也兩儀生四象便是一箇陰又生出一
 箇陽二是一象也一箇陽又生一箇陰二是一
 象也一箇陰又生一箇陽二是一象也一箇陽又
 生一箇陽二是一象也此謂四象生八卦是這四
 箇象生四陰時便成坎震坤兌四卦生四箇陽時
 便成巽離艮乾四卦鍾震編次
 如以兩儀言則太極是太極兩儀是用以四象言則
 兩儀是太極四象是用以八卦言則四象又是太
 極八卦又是用

四象不必說陽向上更合一畫為九方成老陽到兌便推不去了兌下一畫却是八卦不是四象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生四象便是陰陽各兩畫了陰交剛陽交柔便是陰陽又各生兩畫了就乾兩畫邊看乾兌是老陽離震是少陰就坤兩畫邊看坤艮是老陰坎巽是少陽又各添一畫則八卦全了

老陰老陽交而生艮兌少陰少陽交而生震巽離坎不交各得本畫離坎之交易第二畫在生四象時交了老陽過去交陰老陰過來交陽便是兌艮第三畫少陰少陽交便生震巽上第三畫所以知其

如此時它這位次相挨旁兼山謂聖人不分別陰陽老少卜史取動爻之後卦故分別老少若如此則卦遂無動占者何用觀變而玩占

老陰老陽所以變者無他到極處了無處去便只得變九上更去不得了只得變回來做八六下便是五數了六去不得所以却去做七陰陽是陽中之陰陽剛柔是陰中之剛柔剛柔以質言是有箇物了見得剛底柔底陰陽以氣言因一二三四便見得六七八九在裏面老陽占了第一位便含箇九少陰占第二位便含箇八少陽占第三位便含箇七老陰占第四位便含箇六數不過十惟此義先

儒所未曾發先儒但只說得進退而已舒高錄

五四為奇各是一箇四也九八為耦各是兩箇四也

因一二三四便見六七八九在裏面老陽占了第

一位便含箇九少陰占了第二位便含箇八少陽

老陰亦如此數不過十惟此一義先儒未曾發先

儒但只說得他中間進退而已黃顯子錄

老陰老陽為乾坤然而皆變少陰少陽亦皆為乾坤

然而皆不變

老陰老陽不專在乾坤上亦有少陰少陽如乾坤六

爻皆動底是老六爻皆不動底是少六卦上亦有

老陰老陽

陰陽老少以少者為主如震是少陽却奇一耦二

問通書師一章先生解以善惡配四象如何曰凡物

具兩端如這扇便有面有背自一人之心言之則

有善有惡在其中便是兩物周子止說到五行住

其理亦只消如此說自多說不得包括萬有舉歸

於此康節却推到八卦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陽

太陰各有一陰一陽少陽少陰亦有一陰一陽是

分為八卦也又問前輩說易以老陰老陽為乾坤

又分六子以此為八卦不知是否先生曰六子之

說不然徐寓錄

義剛言理與數其本也只是先生曰氣便是數有

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數物物皆然如水
 數六雪片也六出這又不是去做將出來它自是
 恁地如那龜聖人所以獨取他來用時也是這箇
 物事分外靈嘗有朋友將龜殼來看背上中心有
 五條文出去成八外面又成二十四皆是自然恁
 地這又未為巧最是七八九六與一二三四極巧
 一是太陽餘得箇九在後面二是少陰後面便是
 八三是少陽後面便是七四是太陰後面便是六
 無如此恰好這皆是造化自然如此都過它不住
 蔡沉問太玄如何曰聖人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
 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甚簡易今太玄說得

却支離太玄如它立八十一首却是分陰陽中間
 一首半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後去看那玄不成
 箇物事又問或云易是陰陽不用五曰它說天一
 地二天三地四時便也是五了又言揚雄也是學
 焦延壽推卦氣曰焦延壽易也不成物事又問關
 子明二十七象如何曰熹嘗說二十七象最亂道
 若是關子明有見識必不做這箇若是它做時便
 是無見識今人說焦延壽卦氣不好是取太玄不
 知太玄却是學他也 黃義剛錄
 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說二生三便是不理會
 得 蕭佐錄

如太元經就三數起便不是易中只有陰陽奇耦便
有四象如春為少陽夏為老陽秋為少陰冬為太
陰楊子雲見一二四都被聖人說了却杜撰就三
上起數晏淵問溫公最喜太元先生曰溫公全無
見處若作太元何似作歷老蘇嘗非太元之數亦
說得是又問與邵康節如何先生曰楊子雲何敢
望康節康節見得高又超然自得
立之問楊子與韓文公優劣如何先生曰各自有長
處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
如原道之類不易得也楊子雲為人深沉會去思
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且是去推求然而如太元

四百七

卷之二

七

金生

之類亦是拙處工夫道理不具如此蓋天日間只
有箇奇耦奇是陽耦是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
是少陰冬是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
都走不得而楊子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
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
不是道理

潘時舉錄

易中七八九六之數向來只從揲著處推起雖亦脗
合然終覺曲折太多不甚簡易疑非所以得數之
原近因間看四象次第偶得其說極為徑捷不審
亦嘗於此推尋否亦幸語及

荅蔡元定

八卦方位

朱文公易說卷二

七

通志堂

如易卦伏羲文王當初只就陰陽以下說孔子又就陰陽上發出太極來康節又道須信畫前元有易濂溪做太極圖又許多詳備

伏羲自是伏羲卦序文王周公自是文王周公卦序

荅周卦

熹嘗問蔡季通康節之數伏羲也曾理會否曰伏羲須理會過熹以為不然伏羲只是據他見得一箇道理恁地便畫出幾畫他也那裏知得疊出來恁地巧此伏羲所以為聖若他也恁地逐一推排便不是伏羲天然意思史記曰伏羲至諄厚作易八卦那裏巧推排

葉賀孫錄

問伏羲畫八卦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不識何以見之先生曰今凡物皆有一陰一陽且如人之一身有氣有血便是一陰一陽凡物皆然又如晝夜晝屬陽午已後為陰夜屬陰子以後為陽此類可見此即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也

精舍記聞

嘗謂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陽在下為震震動也在上為艮艮止也陽在下自動在上自止歐公却說繫辭不是孔子作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蓋他不曾看立象以盡意一句惟其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之學者於言上會

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

輔廣錄

問八卦之位如何荅云康節說伏羲八卦乾位本在南坤位本在北文王重易時更定此位其說甚長大槩近於附會穿鑿故不曾深留意然說卦所說卦位竟亦不能使人曉然且當闕之不必彊通也

荅王遇

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伏羲畫卦之法也說卦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以前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即伏羲已成之卦而推其義類之詞也如卦變圖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此為自彼卦而來耳非一先一後

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古注說賁卦自泰卦而來先儒非之以為乾坤合而為泰豈有泰復變為賁之理殊不知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要在看得活絡無所拘泥則無不通耳

八卦爻義最好玩味

錢木之錄

乾坤六爻圖位鄙意亦有未曉處更乞誨示

荅程迥

問伏羲始畫八卦其六十四者是文王後來重之耶抑伏羲已自畫了耶看先天圖則有八卦便有六十四疑伏羲已有髣髴之畫矣如何先生曰周禮

言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便見不是文
 王所畫又問然則六十四卦名是伏羲元有抑文
 王所立先生曰此不可攷潘子善問據十三卦所
 言恐伏羲時已有先生曰十三卦所謂蓋取諸離
 蓋取諸益者言結繩而為網罟有離之象非覩離
 而始有此也 董銖錄

文王八卦有些似京房卦氣不取卦畫只取卦名京
 房卦氣以復中孚屯為次陽氣之始也中孚陽實
 在內而未發也屯始發而艱難也只取名義文王
 八卦配四方四時離南坎北震東兌西卦畫不可
 移換 黃顯子錄

易上經始乾坤而終坎離下經始艮兌震巽而終坎
 離揚至云上經反對九十八卦下經反對亦九十
 八卦先生曰林黃中筭上下經陰陽適相等某筭
 來誠然沈存中欲以節氣定晦朔不知交節之時在
 亥此日當如何分太元紀日而不紀月無弦望晦
 朔

蔡元定問先生言帝終始萬物文王言艮終始萬物
 是差了一位是文王自寅起先生自子起曰也不
 是自子是漸漸生來 並同上

所示易卦次敘此未深究不敢輕為之說但本圖自
 初爻而陰陽判 左三十二卦共一陽
右三十二卦共一陰 次爻又一變而又

交

兌與艮交

而八卦小成矣其上因而重之而成六

十四卦

此次序甚明其所以為易者似因陰陽往來相易而得各非專

暑往寒來莫非運用恐不待考諸象圖而後明也然古人制作之妙

顯發乾坤造化之機有如此者是亦可樂而玩之耳○荅柯國材

乾於文王八卦之位

在西北於十二卦之位

在東南

坤於文王八卦之位

在西南於十二卦之位

在西

北故今圖子列文王八卦於內十二卦於外見彼

此位置迥然不同雖有善辯者不能合而一之也

然十二卦之說可曉而八卦之說難明可曉者當

推難明者當闕案圖以觀則可見矣

論十二卦則陽始於子而終於巳陰始於午而終於

亥論四時之氣則陽始於寅而終於未陰始於申

而終於丑此二說者雖若小差而所爭不過二位

蓋子位一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位泰卦則一

陽之生方出地上而溫厚之氣從此始焉巳位乾

卦六陽雖極而溫厚之氣未終故午位一陰雖生

而未害於陽必至未位遯卦而後溫厚之氣始盡

也其午位陰巳生而嚴凝之氣及申方始亥位六

陰雖極而嚴凝之氣至丑方盡義亦放此蓋地中

之氣難見而地上之氣易熾故周人以建子為正

雖得天統而孔子之論為邦乃以夏時為正蓋取

其陰陽始終之著明也案圖以推其說可見

來喻謂坤之上六陽氣巳生其位在亥乾之上九陰氣巳生其位在巳

以剝上九碩果不食十月為陽月之義推之則剝卦上九之陽方盡而變為純坤之時坤卦下爻已有陽氣生於其中矣但一日之內一晝之中方長得三十分之一必積之一月然後始滿一晝而為復方是一陽之生耳夬之一陰為乾為姤義亦同

此來喻雖有此說而未詳密故為推之如此蓋論其始生之微固已可名於陰陽然便以此為陰陽之限則其方盛者未替而所占不啻卦內六分之五方生者甚微而所占未及卦內六分之一所以未可截自此處而分陰陽也此乃十二卦中之一義與復姤之說理本不殊但數變之後方說得到此不可攙先混說亂了正意

耳 答表樞下同

來喻又謂冬春為陽夏秋為陰以文王八卦論之則自西北之乾以至東方之震皆父與三男之位也自東南之巽以至西方之兌皆母與三女之位也故坤蹇解卦之象辭皆以東北為陽方西南為陰方然則謂冬春為陽夏秋為陰亦是一說但說卦又以乾為西北則陰有不盡乎西以巽為東南則陽有不盡乎東又與三卦彖辭小不同

此亦以來書之文適與彖辭相為表裏亦可以見此圖之出於文王也但此自是一說與他說如十二卦之類各不相通爾

同上

康節只說六卦乾坤坎離

卦四

震巽含艮兌又說八卦

乾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其餘反對者二十八卦萬人傑錄

易之精微在那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萬物萬化皆從這裏流出緊要處在那復姤邊復是陽氣發動之初因舉康節詩冬至子之半六十四卦流布一歲之中離坎巽震做那二十四氣每卦當六日四分乾卦不在四正此以文王八卦言也

須將伏羲畫底卦做一樣看文王卦做一樣看文王周公說底彖象做一樣看孔子說底做一樣看王輔嗣伊川說底各做一樣看方得伏羲是未有卦

時畫出來文王是就那見成底卦邊說畫前有易真箇是恁地這箇卦是畫不迭底那許多都在這裏了不是畫了一畫又旋思量一畫才一畫時畫畫都具

文王八卦坎艮震在東北離乾兌在西南所以分陰方陽方

文王八卦不可曉處多如離南坎北離坎却不應在南北且做水火居南北兌也不屬金如今只是見他底慣了一似合當恁地相似
一卦互換是兩卦伏兩卦是四卦反看又是兩卦又伏兩卦共成八卦

卦有兩樣生有從兩儀四象加倍生來底有卦中互換自生一卦底互換成卦不過換兩爻這般變卦伊川破之及到那剛來而得中却推不行大率是就義理上看不過如剛自外來而得中分剛上而文柔等處看其餘多在占處用也賁變節之象這雖無緊要然後面有數處彖辭不如此看無來處解不得

乾巽一邊為上震隨坤為下 伏羲八卦

康節天地定位否泰反類詩八句是說方圖中兩交股底且如西北角乾東南角坤是天地定位便對東北角泰西南角否次乾是兌次坤是艮便對次

否之咸次泰之損後四卦亦如是共十六卦 晏淵錄

康節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之說言人立時全見前面全不見後面東西只見一半便自它這箇意思 同上

六十四卦

問所以名卦之例非一端有兼取二義二象者有專取二義者有專取二象者有兼取二象與人情者有專取人情者有兼取二象與陰陽之位者有取爻畫兼二象者有取變卦者有取爻畫之形與二義者有不可曉者荅云且逐卦玩索當見各有意味不須如此安排貪多涉淺勞心費力不濟得事

荅林學蒙下同

問六十四卦重於伏羲果否荅云此不可考或謂耒耜市井已取重卦之象則疑伏羲已重卦或者又謂此十三卦皆云蓋取則亦疑詞未必因見此卦而制此物也今無所考只說得到此以上當且闕之但既有八卦則六十四卦已在其中不可不知耳同上

問先生說伏羲畫卦皆是自然不曾用些子心思智慮只是借伏羲手畫出耳唯其出於自然故以之占筮則靈驗否先生曰然自太極生兩儀只管畫去到得後來更畫不迭正如磨麵相似四下都恁地自然撒出來輔廣錄

易六十四卦無非言吉凶禍福書四十八篇無非言災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福祿壽考之盛以歆動其君而告戒之者尤不為少與張敬夫別紙須是以身體之且如六十四卦須做六十四人身上看三百八十四爻又做三百八十四人身上小底事看易之所說皆是假設不必是有恁地事假設如此則如此假設如彼則如彼設有這般事來人處這般地位便當恁地應

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讀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讀孟子未言梁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先讀繫辭廖德明錄

問乾坤坎離中孚小過大過損八卦番覆不成兩卦
 是如何曰兌是番轉底巽震只是番轉底艮六十
 四卦就此八卦中又只有四正卦乾坤坎離是也
 中孚又是大底離小過又是大底坎是雙夾底坎
 大過是厚畫底坎損是一箇大畫底離呂輝錄
 一卦又各生六十四卦則本卦為內卦所生之卦為
 外卦是箇十二爻底卦晏淵錄

乾坤

吾聞包犧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
 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隕然千古
 存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思

彌敦感興

所喻益見灑落甚慰所望但西銘之疑則恐未然橫
 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
 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為學者而設若大賢
 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
 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答姜大中

問程氏云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莫只是以功化淺
 深言之曰不然文蔚又問莫是王者諸侯之分不
 同曰今只看大序中說便可見大序云關雎麟趾
 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
 之風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只看那化字與

德字及所以教字便見二南猶乾坤也 陳文蔚錄

問易之乾皆聖人事坤皆賢者事否先生曰怕也恁地斷殺說不得如乾初九似說聖人矣六二學聚問辨則又不然上九文言說賢人在下位則又指五為賢矣看來聖人不恁地死殺說只隨事逐義說道理而已

乾坤六爻不相似某嘗說聖人做這物事不是將箇印版子脫出來一箇得一樣他各自隨他道理若箇箇一樣便是楊子雲書了故說道易難看蓋緣後世諸儒都將這易做發明天地造化之理易本不如是蓋易之作本專為教人用做卜筮然而它

取象如那隨之時義遯之時義這般底倒是後來添底初做卦爻時本不如此只是因那卦爻中有這箇道理故說出來說出來時本不為要發明這道理只是說道理在卦爻中時有這象人若占得這爻時便當因這象了看他下面占底且如坤六二云直方大坤卦中唯這一爻最純粹蓋五雖尊位却是陽爻破了體了四重陰而不中三又不正惟此爻得中正所以就這說箇直方大此是說坤卦之本體然而本意却是教人知道這爻有這箇德不待習學而无不利人得這箇時若能直能方能大則亦不習无不利却不是要發明坤道伊川

有這箇病從頭到尾皆然

乾吉在無首坤利在永貞這只說二用變卦乾吉在

無首言卦之本體元是六龍今變為

渾身却只是龍只一似無頭底龍相似坤利在永

貞不知有何關捩子這坤却不得見它元亨只得

它永貞坤之本卦固自有元亨變卦却無

晏淵錄下同

二卦有二中二陰正二陽正言乾之無中正者蓋云

不得兼言中正二五同是中如四上是陽不得為

正蓋卦中以陰居陽以陽居陰是位不當陰陽各

居本位乃是正當到那正中中正又不可曉

伊川云卦爻有相應看來不相應者多且如乾卦如

其說時除了二與五之外初何嘗應四三何嘗應

初六坤卦更都不見相應此似不通

未有乾行而坤止此說是且如乾施物坤不應則不

能生物既會生物便是動若不是他健後如何配

乾只是健得來順

乾主義坤便主利占得這卦便主利這事不是坤道

主利萬物乃是此卦占得時主有利

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時間坤之所生即

乾之所始者

乾從知處說坤從守處說

乾坤只是卦名乾只是箇健坤只是箇順純是陽所

以健純是陰所以順至健者惟天至順者惟地所以後來取象乾便為天坤便為地

看來大人只是這大人無不同處伊川之病在那二五相見處卦畫如何會有相見之理只見人占得這爻利於見大人萬物觀之觀便是見字且如學聚問辨說箇君德前一處也說君德蓋說道雖非君位而有君德下面說許多大人者言所以為大人者如此今說二五相見却接不着它這語脉且如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只是說先時不好後來却好西南便合着東北便合不着豈是說卦爻只是說占底同上

乾坤陰陽以位相對言固只一般然以分而言乾尊坤卑陽尊而陰卑不可並也以一家言之父母固皆尊然母終不可以並乎父所謂尊無二上也沈

備錄下同

乾卦連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都說了坤卦只是說箇持守柔順貞固而已坤卦是箇無頭物事事事都不能為首只是循規蹈矩依而行之乾父坤母意亦可見乾卦如創業之君坤卦如守成之君乾如蕭何坤如曹參如云先迷後得先迷者无首也後獲迷於先而獲於後也乾則不言所利坤則利牝馬之貞每每不同所以康節云乾无十坤无一乾

至九止奇數也坤耦數也或云乾無十者有坤以承之坤無一者有乾以首之曰然同上

問乾一畫坤兩畫如何先生曰觀乾一而實與坤二

而虛之說可見乾只是一箇物事充實徧滿天之包內皆天

之氣坤便有開闔乾氣上來時坤便開從兩邊去如

兩扇門相似正如扇之運風甑之蒸飯扇甑坤風

與蒸乾之氣也萬人傑錄下同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

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

乾焉說者謂夏小正與歸藏然聖人讀此二書必

是大有發明處歸藏之書無傳然就使今人得二

書讀之豈能有聖人意思也同上

趙善譽說易云乾主剛坤主柔剛柔便自偏了某云

若如此則聖人作易須得用那偏底在頭上則甚

既是乾坤皆是偏底道理聖人必須別作一箇中

卦始得今二卦經傳又却都不說那偏底意思是

如何剛天德也如生長處便是剛消退處便是柔

如萬物自一陽生後生長將去便是剛長極而消

退便是柔以天地之氣言之則剛是陽柔是陰以

君子小人之則君子是剛小人是柔以理言之

則有合當用剛時合當用柔時輔廣錄

物物有乾坤之象雖至微至隱纖毫之物亦無有無

者子細推之皆可見 沈憫錄

乾坤相為陰陽乾後面一半是陽中之陰坤前面一

半是陰中之陽 黃顯子錄

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有守 蕭佐錄

長孺問乾健坤順如何得有過不及答曰乾坤者一

氣運於無心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有心以為

之主故無過不及之失所以聖人能贊天地之化

育天地之功有待於聖人

問乾坤天地之性情性是性情是情何故兼言之曰

乾健也動靜皆健坤順也動靜皆順靜是性動是

情

熹嘗謂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知生而知死

矣盡親親長長貴貴尊賢之道則能事人而不能事

鬼矣只如此看意味自長戒慎隱微又別是一事

不必牽合作一串也 答呂祖儉

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

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

而推矣 答廖德明

問伊川曰仁是性也仁便是性否曰仁性也仁人心

也皆如所謂乾卦相似卦便有乾坤之類性與心

便有仁義禮智却不是把性與心便作仁看

問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

諸已之信屬焉云云答云此說大槩得之但乾坤皆以性情為言不當分無形有形只可論自然與用力之異耳

王遇錄

問如乾初九潛龍是象勿用是占辭坤六五黃裳是象元吉是占辭甚分明至若坤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皆是舉象而占意已見於象中此又別是一例如何先生曰象占例不一有占意只見於象中者亦自可見如乾初九坤六四此至分明易見者如直方大惟直方故能大所謂敬義立而德不孤六二有直方大

之象占者有此德而得此爻則不習而无不利矣言不待學習而无不利也故謂直方大為象不習无不利為占辭亦可然直方故能大故不習无不利象既如此占者亦不離此意矣六三陰居陽位本是陰帶些陽故為含章之象又貞以守則為陰象矣或從王事者以居下卦之上不終含藏故有或時出從王事之象无成有終者不居其成而能有終也在人臣用之則為不居其成而能有終之象在占者用之則為始進无成而能有終也此亦占意已見於象中者六四重陰不中故有括囊之象无咎无譽亦是象中已見占意因問程易云六

四近君而不得於君為上下間隔之時與重陰不中二說如何先生曰只是重陰不中故當謹密如此

黃有開問乾之九二是聖人之德坤之六二是賢人之德如何先生曰只謂九二是見成底不待修為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善世不伐德博而化此即聖人之德也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須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此方能德不孤方即是大矣此是自直與方以至於大修為之序如此是賢人之德也嘗謂乾之一卦皆聖人之德非是自初九以至上九漸漸做來蓋聖人自有見成之德所居

之位有不同爾德無淺深而位有高下故然昔者聖人作易以為占筮故設卦假乾以象聖人之德如勿用无咎利見大人有悔皆是占辭若人占遇初九則是潛龍之時此則當勿用如見龍在田之時則宜見大人所謂大人即聖人也

乾九二是聖人之學可欲之善屬焉可欲之善是自然道理未曾犯手處故曰聖人之學坤六二是賢人之學有諸己之信屬焉便須執持保守依文案本做故曰賢人之學忠信進德脩辭立誠乾道也是流行發用朴實頭便做將去是健之義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坤道也便只簡靜循守是順之義大

率乾是做坤是守乾如活龍相似氣焰猛烈故九五便言飛龍在天文言解得活撥撥地到坤便說得善了只說黃裳元吉文言亦只說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而已凡看易牢記陰陽兩字看乾坤牢記健順二字便永不失錯

吳必大錄

問本義乾用九爻辭如何便是坤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之意曰此只是无首所以言利牝馬之貞无牝馬

吳必大錄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三

上經



乾下乾上乾

問以乾字為伏羲之文元亨利貞為文王之文固是不知履虎尾同人于野亨之類又如何曰此恐是少了字或是就上字立辭皆不可攷有羅田宰吳仁傑云恐都剩了字如乾坤之類皆剩了闕曰若乾坤則猶可言屯蒙之類若無卦名不知其為何卦曰他說卦畫便是名了恐只是欠了字底是

楊道夫錄

問乾者天之性情曰性情是天愛恁地健地愛恁地順問天專言則道也曰如云天命之謂性便是說

道如云天之蒼蒼便是說形體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是說帝便似以物給付與人便有主宰之意又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此是說

形體

林夔孫錄

問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健而无息之謂乾乾何以合性情言之曰性情二者常相參在此情便是性之發非性何以有情健而无息非性何以能如此問以主宰謂之帝孰為主宰曰自有主宰蓋天是箇至剛至陽之物自然如此運轉不息所以如此必有為之主宰者這樣處要人自見得非言語所能到也因舉莊子孰主張是孰維網是一

段而曰它也見得這道理

沈儼錄

黃螢問程傳乾者天之性情先生云乾健也健體為

性健之用是情

人傑問利貞者性情也先生云是對元亨言之性情

猶情性是說本體

萬人傑錄

問黃先之易說因曰伊川好意思固不盡在解經上然就解經上亦自有極好意思如說乾字便云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

乾

葉賀孫錄

蔣撫問以性情言之謂之乾先生云是他天一箇性情如此火之性情則是箇熱水之性情則是箇寒天之性情則是一箇健健故不息惟健乃能不息其理是自然如此使天有一時息則地須落下去人都墜死緣他轉運周流無一時息故局得這地在中間今只於地信得他是斷然不息龔蓋卿錄刪遺書之未精探易傳之未至在當日楊尹諸先達猶未敢輕言之今日安敢議此邪只如所示屯卦之說深所未曉若欲以此揆補易傳七分之一心恐合不著也且如元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在乾坤者只與諸卦一般是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孔子作

彖傳文言始以乾坤為四德而諸卦自如其舊二聖人之意非有不同蓋各是發明一理耳今學者且當虚心玩味各隨本文之意而體會之其不同處自不相妨不可遽以己意橫作主張荅趙彥肅乾元亨利貞與屯等他卦元亨利貞本一般元亨是大亨利貞言利於貞耳人只見夫子於乾坤文言解作四德他卦只云大亨以正便須要於乾坤四德說教大於他卦畢竟本皆占辭也吳必大錄易中只言利貞未嘗言不利貞亦未嘗言利不貞同上問乾元亨利貞注云見陽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者為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竊謂

卦辭未見取象之意其成形之大者為天及擬之於天二句恐當於大象言之下文天之象皆不易一句亦然坤卦放此曰纔設此卦時便有此象了故於此豫言之又後面卦辭中亦有兼象說者故不得不豫言也

楊道夫錄

正字不能盡貞之義須用連正固說其義方全正字也有固字意思但不分明終是欠闕正如孟子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斯是正意弗去是固意易言貞字程子謂正字盡他未得有貞固之意或問又有所謂不可貞者如何曰也是這意思只是不可以為正而固守之

並同上

所論易大槩得之但時事人位等字說得太早今只可且作卦爻看看得通透了到推說處方說得平居無事處時應事之法是第二節事也如乾之初九只是陽氣潛藏之象未可發用之占耳若便着箇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底人坐在裏面便死殺了非所謂潔靜精微者若會得卦爻本意却不妨當此時居此位作此人也頃年嘗因人問易應之曰公會看靈棊課否易之模樣便只是如此也後有人問豈以其不足告而云爾邪此錯認了話頭也試思之

荅林學蒙

問伊川易傳如乾卦引舜事以證之當初若逐卦引

得這般事來證大故好看曰便是當時不會計會
 得久之曰經解說潔靜精微易之教也不知是誰
 做伊川却不以為然据某看此語自說得好蓋易
 之書誠然是潔靜精微它那句語都是懸空說在
 這裏都不犯手而今如伊川說得都犯手勢引舜
 來做乾卦乾又那裏有箇舜來當初聖人作易又
 何嘗說乾是舜他只是懸空說在這裏都被入說
 得來事多失了他那潔靜精微之意易只是說箇
 象是如此何嘗有實事如春秋便句句是實事如
 言公即位便真箇有箇公即位如言子弑父臣弑
 君便真箇是有此事易何嘗如此不過只是因畫

以明象因象以推數因這象數便推箇吉凶以示
 人而已都無後來許多勞攘說話

沈備錄

問程易以乾之初九為舜側微時九二為舜佃漁時
 九三為玄德升聞時九四為歷試時何以見得如
 此先生曰此是推說爻象之意非本指也讀易若
 通得本指後便儘說去儘有道理可言敢問本指
 曰易本因卜筮而有象因象而有占占辭中便有
 道理如筮得乾之初九初陽在下未可施用其象
 為潛龍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得此爻者當觀此
 象而玩其占隱晦而勿用可也它皆放此此易之
 本指也蓋潛龍則勿用此便是道理故聖人為彖

通志堂

辭象辭文言節節推去無限道理此程易所以推說得無窮然非易本義也先通得易本指後道理儘無窮推說不妨若便以所推說者去解易則失易之本指矣

董銖錄

乾固是健然硬要它健也不得譬如不健底人只有

許多精力如何強得

晁淵錄

或問乾卦是聖人之事坤卦是學者之事如何先生云也未見得初九九二是聖人之德至九三九四却說學者進德修業事如何都把做聖人之事或言乾之六爻其位雖不同而其為德則一也曰熹未要人看易這箇都難說如乾卦他爻皆可作自

家身上說惟九二九五要作自家說不得兩箇利

見大人向來人都說不通九二有甚麼形影如何

教見大人熹看來易本卜筮之書占得九二便可

見大人大人不必說人君

葉賀孫錄

體無剛柔位有貴賤因他這貴賤之位隨緊慢說有

那難處有那易處九三處一卦之盡所以說得如

此九二位正中便不恁地

晁淵錄

易如一箇鏡相似看甚物來都照得如潛龍只有箇潛龍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甚人都使得孔子說作龍德而隱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便是就事上指殺說自然會看底孔子說也活不會看底雖文王

晉十一
周公說底也死了又曰須知得它是假託說是包
含說假託是不惹着事物包含是說箇影象在裏
無所不包

取象各不同有就自己身上取底自己當不得這卦
象却就那人身上取如潛龍勿用是就占者身上
言到那見龍自家便當不得須把做在上之大人
九五飛龍便是人君大人却是在下之大人
六爻不必限定是說人君且云潛龍勿用若是庶人
得之自當不用人君得之也當退避見龍在田若
是衆人得亦可用事利見大人如今人所謂宜見
貴人之類易不是限定這物伊川亦自說一爻當

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當得三百八十四事說
得自好不知如何到它解却恁地說

同
上
其它爻象占者當之惟九二見龍人當不得所以只
當把爻做主占者做客大人即是見龍又如九三
不說龍亦不可曉若說龍時這亦是龍之在那亢
旱處它所以說君子乾乾夕惕只此意

同
上
利見大人與程傳說不同不是卦爻自相利見乃是
占者利去見大人也須看自家占底是何人方說
得那之所利見大人

同
上
九二不當說正要說也說得行不若除了
問程易於九二利見大人爻云利見大德之君矣又

云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成其功天下亦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於九五利見大人爻云利見在下大德之人矣又言天下固利見大德之君兩爻互言如此不審的何所指先生曰此當以所占之人之德觀之若已是有九二之德占得此九二爻則為利見九五大德之君若常人無九二之德者占得之則為只利見此九二之大人耳已為九五之君而有九五之德占得此九五爻則為利見九五大德之人若九二之人占得之則為利見此九五大德之人各隨所占之人以爻與占者相為主賓也 太祖一日問王昭素曰九五飛龍在天利

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陛下是飛龍在天臣等利見大人是利見陛下也此說得最好銖曰如此看來易多是假借虛設故用不窮人人皆用得也先生曰此所謂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稽實待虛存體應用所以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萬事無不可該無不周遍此易之用所以不窮也 董銖錄 問九三不言象何也先生曰九三陽剛不中居下之上有強力勞苦之象不可言龍故特指言乾乾惕若而已言有乾乾惕厲之象也 竇問君子終日乾乾是法天否曰才說法天便添着

一件事君子只是終日乾乾天之行健不息往往亦只如此如言存箇天理不須問如何存他只是去了人欲天理自然存如顏子問仁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除却此四者更有何物須是仁廖德明錄祖道因論易傳舉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是君子進德不懈不敢須臾寧否曰程子云在下之人君德已著此語亦是拘了記得昔嘗有人問程子胡安定以九四一爻為太子者程子笑之曰如此三百八十四爻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了此說極是及到程子解易却又拘了要知此是通上下而言在君有君之用臣有臣之用父有父之用子有子

之用以至事物莫不皆然若如程子之說則千百年間只有箇舜禹用得也大抵九三此爻才剛而位危故須着乾乾夕惕若厲方可无咎若九二則以剛居中位易處了故凡剛而處危疑之地皆當乾乾夕惕若厲則无咎也曾祖道錄

問乾九三伊川云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何以為教竊意因時而惕雖聖人亦常有此心曰易之為書廣大悉備人皆可得而用初無聖凡之別伊川有一段云君有君之用臣有臣之用云云說得極好及到逐卦解釋又却分作聖人之卦賢人之卦又有分甚守令之卦者且古時何嘗有守令皆不可

曉以嘉觀之無問聖人與凡庶但當着此爻便用
兢兢惕惕

乾之九三以過剛不中而處危地當終日乾乾夕惕
若則雖危无咎矣聖人正意只是如此若旁通之
則所謂對越在天等說皆可通大抵易之卦爻上
自天子下至庶人皆有用處若謂乾之九三君德
已著為危疑之地則只做得舜禹事使萬人傑錄
問侯氏曰君子終日乾乾至无咎者戒謹不睹恐懼
不聞也君子終日對越上帝尚何戒謹恐懼之有
以聖人之誠則無待乎此也恐未安乾乾夕惕為
戒謹恐懼其說雖可旁通然乾乾夕惕乾九三之

事也九三居下之上君德已著聖人之心自是如
此中庸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乃學者之事比而
同之則少差矣且其說既已如此又曰君子對越
上帝尚何戒謹恐懼以聖人之誠則無待乎此其
說自相背馳殆不可曉答云侯氏說固多踈闊然
以乾乾夕惕為聖人之事戒謹恐懼為學者之事
亦恐未然大抵戒懼惕厲之心則一而成德初學
所至自不同耳答萬人傑

通書曰乾乾不息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不息是也
甘節錄

先生曰君子終日乾乾矣至夕猶檢點而惕然恐懼

蓋凡所以如此者皆所以進德修業耳

董銖錄

陶季賢

厲无咎是一句他後面有此例如頤復厲无咎是也先生說易吉无咎云吉是遂其意无咎是上不至於

吉下不至於凶平平恰好子又合道理處

吕輝錄

厲多是這陽爻說

晏淵錄

或曰胡安定將乾九四為儲君不知可以如此說否

先生曰人之看易不可恁地易只是古人卜筮之書如五雖主君位而言然亦有不可專主君位言者天下事有那一箇道理自然是有若只將乾九四為儲位說則古人之未立太子者不成是虛却此一爻如一爻只主一事則易之三百八十四爻

乃止三百八十四件事耶

金去偽錄

或躍在淵淵是通處淵雖下於田田却是箇平地淵

則通上下一躍即飛上天

吳必大錄

淵與天不爭多淵是那空虛無實底之物躍是那不

着地了兩脚跳上去底意思

晏淵錄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文言分明言同聲相應同氣相

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觀他分明是以聖人為龍以作言飛以萬物觀解利見大人只是言天下利見夫大德之君也今人却別做一說恐非聖人本意

楊道夫錄

占者當不得見龍飛龍則占者為客利去見那大人

大人即九二九五之德見龍飛龍是也若潛龍君子則占者自當之矣晏淵錄

問龜山說乾卦九五飛龍在天取飛字為義以天位言之不可階而升以聖學言之非力行而至曰此亦未盡乾卦自是聖人之天德只時與位有隱顯

漸次耳 廖德明錄

先生說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是占得飛龍卦便利見大德之人呂輝錄

子耕問乾上九只言亢坤上六却言戰何也曰乾無對待只有乾而已故不言坤坤則不可無乾陰體不足常虧欠若無乾便沒上截大抵陰陽二物本

別無陰只陽盡處便是陰吳必大錄

見羣龍无首王弼伊川皆解不成他是不見得那用

九用六之說晏淵錄

羣龍无首便是利牝馬者為不利牡而却利牝如西

南得朋東北喪朋皆是無頭底同上

貞悔即占用二之謂貞是在裏面做主宰底悔是做

出了末後闌珊底貞是頭邊同上

用九不用七且如得純乾卦皆七數這却不是變底

它未當得九未在這爻裏面所以只占上面彖辭

用九蓋是說變同上

問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謂乾荅云如是見得天之健

處答鄧綱問
近思錄

乾之為卦上下純乾天之動也人欲不與焉潛只得
潛見合當見三則過矣君子尤當致謹四則德盛
仁熟磨不磷涅不緇不可以常情測進退去就時
不可失皆可以進吾德修吾業也先儒多以舜自
居深山之中及其為天子之事明之其弊恐必至
於王氏謂九三之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得非
以利而言乎

乾卦皆聖人之德六爻乃其所處之位也如以舜明
之深得其象舜亦知非堯之位可至而往至之也
熟讀程傳可見不須別立說若專以進德為言則

九五上九兩爻又如何解

答許升

☷☷坤上坤

問十月是坤卦陽已盡乎答曰陰陽皆不盡至此則

微微一線過因而復發耳

余大雅錄

問或問中坤卦純陰不為無陽之說如何曰雖是十
月為坤十一月為復然自小雪後其下面一畫便
有三十之一分陽生至冬至方足得一爻成耳
故十月謂之陽月蓋嫌於无陽也自姤至坤亦然
曰然則陽畢竟有盡時矣曰剥盡於止則復生於
下其間不容息也

輔廣錄

問剥變為坤坤純陰也復未生而謂之陽無可盡之

理何邪曰方剝變坤之時乃立冬交小雪雖是純陰然陽已微芒生於下矣自此生長積一月之日滿三十分遂成一畫是為復此至日也陰亦然此陰陽之所為無間斷也

劉砥錄

坤只說持守一邊事如乾九三言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便連致知持守都統了坤從首至尾背去了一箇頭如後得主而有常或從王事无成皆是無頭或問曰此是聖賢之分不同處否曰是

問剝一陽盡而為坤如何程子云陽未嘗盡也先生云剝之一陽未盡不曾生纔盡於上這些子便生

於下了

黃有開錄

問坤為十月陽氣剝於上必生於下則此十月陽氣已生但微而未成體是十一月陽之體方真否先生曰然又云凡物變有漸不惟月變而時亦有變但人不覺耳十一月不能頓成一陽之體須是十月生起一卦六畫一畫分作三十分九月已剝了從十月初一便從下畫生起一日生一分三十日遂成一畫

坤卦利牝馬之貞不可將利字自作一旬後云主利却當如此絕句

吳必大錄

利牝馬之貞本無四德底意彖中方有之彖中說四

德自不分曉前數說元亨處却說得分明後面幾句無理會牝馬地類行地无疆便是那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本連下面緣它趁押韻後故說在此這般底難十分理會先迷後得東北西南大槩是陰為陽一半就前後言沒了前一截就四方言沒了東北一截陽却是全體安貞之吉它這分段只到這裏若更妄作以求全時便凶了在人亦當如此伊川說東北喪朋處但不知這處添得許多否此是用王輔嗣說晏淵錄

牝馬之貞伊川只為泥那四德所以如此說不通問牝馬取其柔順健行之象坤順而言健何也先生

曰守得這柔順亦堅確故有健象柔順而不堅確則不足以配乾矣又問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如何先生曰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而能柔順堅正則其所行雖先迷而後得雖東北喪朋反之西南則得朋而有慶蓋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坤德常只得乾之半故常減於乾之半也如乾无所不利

坤只利牝馬之貞皆是口董銖錄

利牝馬之貞言利於柔順之正而不利於剛健之正利是箇虛字西南得朋固是好了東北喪朋亦自不妨為有慶坤比乾都是折一半用底

問西南得朋東北喪朋答云占得坤卦則從西南方

則得其朋從東北方則失其朋西南陰方東北陽方坤卦比乾卦減半 呂輝錄

陰體柔躁只為他柔所以躁剛便不躁躁是那欲動而不得動之意剛則便動矣柔躁不能自守所以說安貞吉 晏淵錄

問履霜堅冰至先生曰陰陽者造化之本所不能無但有淑慝之分蓋陽淑而陰慝陽好而陰不好也猶有晝必有夜有暑必有寒有春夏必有秋冬人有少必有老其消長有常人亦不能損益也但聖人參天地贊化育於此必有道故觀履霜堅冰至之象必有謹微之意所以扶陽而抑陰也 董銖錄

陰陽皆自微至著不是陰便積着陽便合下具足此處亦不說這箇意履霜堅冰只是說那微時便須着慎來所以說蓋言慎也由辯之不早辯李光祖云不早辯它直到得郎當了却方辯剗地激成事來此說最好 晏淵錄

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並用如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這道理在人如何看直看是一般道理橫看是一般道理所以謂之易 楊道夫錄

直方大是它陰爻居陰位無如此之純粹爻辭云直

方大者言占者直方大則不習无不利却不是說坤德直方大也且如元亨利貞彖裏面說底且隨他說做一箇事後面說底四事又儘隨它說去如其之說爻無許多勞攘晏淵錄

問坤六二爻傳曰由直方而大竊意六是坤之本體

安得由直方而後大邪先生曰直方大是坤有此

三德若就人事上說則是敬義立而德不孤豈非

由直方而後大邪潘時舉錄

問坤之六二之動直方先生云方是一定不變之意

坤受天之氣而生物故其直止是一定呂輝錄

晏淵問坤六二直方大先生云易不是聖人須要說

出六爻如此只是為占得此卦合當如此不如此

不足以合此卦襲蓋卿錄

看書不可將自己見硬參入去須是除了自己所見

看他冊子上古人意思如何程先生解直方大乃

引孟子雖是程先生言畢竟迫切甘節錄

劉礪問坤卦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曰坤是純陰卦諸

爻皆不中正五雖中亦以陰居陽惟六二居中得

正為坤之最盛者故以象言之則有是三者之德

而不習无不利占者得之有是德則吉易自有一

箇本意直從中間過都不着兩邊須要認得這些

小分曉方始橫三豎四說得今人不曾識得他本

意便要橫三豎四說都無歸着文蔚曰易本意只是為占筮便如此易當來只是為占筮而作文言彖象却是說做義理上去觀乾坤二卦便可見孔子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若不是占筮如何說明吉凶且如需九三需于泥致寇至以其逼近坎險有致寇之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孔子雖說推明義理這般所在又變例推明占筮之意需于泥災在外占得此象雖若不吉然能敬慎則不敗又能堅忍以需待處之得其道所以不凶或失其剛健之德又無堅忍之志則不能不敗矣文蔚曰常愛先生易本義

云伏羲不過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只是一陰一陽便分吉凶了只管就上加去成八卦以至六十四卦無非是驗這兩端消息先生曰易不離陰陽千變萬化只是這兩箇莊子云易以道陰陽他亦自看得好

陳文蔚錄

晏淵問直方大曰伊川說聖人發明坤爻之義這箇不是恁地聖人作易只是說這箇道理合恁地人依得這箇時便不習无不利是就來占底人身上說

問坤之道直方大六二純正能得此以為德否先生云不可說坤有是道而後六二得之以為德坤是

何物六二是何物畢竟則是一箇坤這一爻中正便見得直方大如此

劉礪問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學者須用習然後主於不習先生曰不是如此某之說易所以與程先生不同便是如此聖人作易只是說卦爻中有此象而已如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自是他這一爻中有此象人若占得便應此事有此用也未說到學者習與不習在

王德修說浩然之氣大剛直是氣之體段實養處是必有事焉以下荅曰孟子浩然之氣要處只在集義是浩然之氣生處大剛與直伊川須要說是三

箇何也大雅云欲配直方大三德荅曰坤直方自

是要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大自是敬義立而德不

孤孔子說或三或五豈有定例余大雅錄

程子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賢人之分

也有諸己之信屬焉一箇是自然一箇是做工夫

積習而至又曰善信美大聖神是六等人可欲之

謂善是說資稟好可欲是別人以為可欲有諸己

之謂信是說學又曰直方大直方然後大積習而

至然後能不習无不利李閔祖錄

伊川說應多不通且如六三便夾些陽了陰則渾是不發底如六三之爻有陽所以言含章若無陽何

由有章含章為是有陽半動半靜之爻若六四則
渾是柔了所以括囊晏淵錄

坤六四爻不止言大臣事在位者便當去未仕者便
當隱必大因問比干事曰此又別是一義雖凶无

咎吳必大錄

問六四括囊注云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重
陰不中何以見其有括囊之象曰陰而又陰其結
塞不開則為括囊矣又問占者必當括囊則无咎
何也曰當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若非括囊則有咎
矣楊道夫錄

問坤二五皆中爻二是就盡得地道上說五是就著

見於文章事業上說否先生云不可說盡地道地
便是坤道也二在下方是就工夫處說文言云不
疑其所行是也五得尊位則是就地成就處說所
以云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問坤六五黃裳元吉伊川解作聖人示戒並舉女媧
氏武后之事今考本文無此象這又是象外立教
之意否先生云不曉這意看來伊川要立議論教
人向別處說不可硬配在易上說此爻何曾有這
義都是硬入這意所以說得絮了因舉云邵溥謂
伊川因宣仁垂簾事有怨母后之意故爻義特有
為他發後生也是因此遂妄測度前輩也

黃裳元吉不過是在上之人能以柔順之道黃中色裳是下體之服能似這箇別無不吉 晏淵錄

六五黃裳元吉這是那居中處下之道乾之九五自

是剛健底道理坤之六五自是柔順底道理各隨

他陰陽自有一箇道理其為九六不同所以在那

五處亦不同這箇五之柔順從那六裏來 同上

時舉問坤上六陰極盛而與陽戰爻中乃不言凶且

乾之上九猶言有悔此却不言何邪曰戰而至於

俱傷其血玄黃不言而凶可知矣 滿時舉錄

黃雷問龍戰于野曰乾無對只是一箇物事至陰則

有對待大抵陰常虧於陽 萬人傑錄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陽為大陰為小大過小過之類

皆是以陰陽而言坤六爻皆陰其始本卜到此陰

皆變為陽矣所謂以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



屯利建侯此占恐與乾卦利見大人同例亦是占者

與爻相為賓主也曰然但此亦大槩如此到得占

時又看如何若是自卜為君者得之則所謂利建

侯者乃在己也若是大臣占立君者得之則所謂

侯者乃君也此又看其所遇如何緣易本不是箇

綑定底文字所以曰不可為典要問占者固如此

恐作易者須有定論曰也只是看一時間見得箇

意思如何耳 楊道夫錄

問初九利建侯注云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為侯此爻之占與卦辭異未知其指盤桓難進者處陰之下欲進不能即將所居得正不肯輕進邪曰卦辭通論一卦所謂侯者乃屬他人即爻之初九也爻辭專言一爻所謂侯者乃其已自故不同也 同上

問屯初九以陽在下而居動體上應六四陰柔險陷之爻固為磐桓之象然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亦似有磐桓意先生曰磐桓只是欲進而難進貌若六二則有險難矣蓋乘初九之剛下為陽逼故為所難而遭回不進又問匪寇婚媾程傳謂設匪

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媾此說如何先生曰某舊二十許歲時讀至此便疑此語有病只是別無它說可據只得且隨它說然每不滿後來方見得不然蓋此四字文義不應必如此費力解也六二乘初九之剛下為陽所逼然非為寇也乃來求已為婚媾耳此婚媾與已皆正指六四也又問六四求婚媾此婚媾疑指初九之陽婚媾是陰何陽亦可言先生曰婚媾通指陰陽但程傳謂六二往求初九之婚媾恐未然也又問十年乃字十年只是指數窮理極而言邪先生曰易中此等取象不可曉如說十年三年七日八月等處皆必有所指但今

不可穿鑿姑闕之可也

董銖錄

問六三即鹿无虞先生曰虞只是虞人六三陰柔在下而居陽位陰不安於陰則貪求陽欲乘陰即妄行故不中不正又上無正應妄行取困所以為即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沙隨盛稱唐人郭京易好近寄得來說鹿當作麓象辭當作即麓无虞何以從禽也問郭據何書先生曰渠云曾得王輔嗣親手與韓康伯注底易本鹿作麓以從禽上有何字然難考據恐是亂說

同上

如伊川易解也失契勘說屯其膏云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這兩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一

人是不要做與小黃門啗果食度日呼田令孜為阿父不知東漢時若一向盡引得忠賢布列在內不知如何只那都無主可立天下大勢如人衰老之極百病交作略有些變動便成大病

葉賀孫錄

問屯需二卦皆陰陽未和洽成雨之象而大象不同何也先生曰需是緩意在他無所用力只得飲食宴樂屯是物之始生象草初出地之狀其初破地面而出不無齟齬故當為經綸其義所以不同也屯是陰陽未通之時蹇是流行至中有蹇滯困則窮

葉賀孫錄

☵上蒙

蒙學者之事始之之事也艮成德之事終之之事也
 又問無友不如己者先生云這是我去求勝己者為
 友若不如我者他又來求我這便是童蒙求我匪
 我求童蒙也前輩說這一句多是被不如己者不
 與為友底意思礙却便說差了其實本不相背清時舉錄
 卦辭有平易底有難曉底利用刑人用說桎梏粗說
 時如今人打棒也須與他脫了那枷方可一向枷
 他不得若一枷他便是以往吝這只是說治蒙者
 當寬慢蓋法當如此
 卦中說剛中處最好看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且為
 物所蒙安能包蒙剛而不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

過剛而不中所以為擊蒙六三說勿用取女者大
 率陰爻又不中不正合是那一般無主宰底女人
 金夫不必解做剛夫此一卦緊要是九二一爻為
 主所以治蒙者只在兩箇陽爻而上九過剛故只
 在此九二為主而二與五應亦助得那五去治蒙
 大抵蒙卦除了初爻統說治蒙底道理其餘三四
 五皆是蒙者所以唯九二一爻為治蒙之主
 問不有躬无攸利不立已後雖問好事猶為化物不
 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
 物曰下面是伊川解易上句後二句又是覆解此
 意在乎以立己為先應事為後而今人平日講究

所以治國平天下之道而自家身已全未曾理會
 得若能理會自家身已雖與外事若茫然不相接
 然明德在這裏了新民只現成推將去葉賀孫錄
 問擊蒙不利為寇如本義只是就自身克治上說是
 如何元生云事之大小都然治身也恁地若治人
 做得太甚亦反成為寇占得此爻凡事不可過當
 如伊川作用兵之說亦是但只做得一事用不如
 且就淺處說去却事事上有用若使說深了則一
 事用得別事用不得○不利為寇只是要去害
 它故戒之如此晏淵錄

☵☱ 乾下 坎上 需

福州以禮學齊名者三人王伯照任希純劉昭信熹
 識任劉二公任搭乾不曉事問東荅西不可曉劉
 說極子細有來歷可聽熹嘗問以易說其解亦有
 好處如云見險而止為需見險而不止為訟需訟下卦皆坎
 能通其變為隨不能通其變為蠱之類想有成書
 近來解易者多引之沈僩錄
 又曰這道理無他只怕人等待事到面前便理會便
 去做無有不得者只怕等待所以說需者事之下
 也又曰需者事之賊也若是等待終誤事去又曰
 事事要理會便是人說一句話也要思量他怎生
 如此說作一篇沒緊要文字也須思量他怎生如

三五九十二
此做同上

斷而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 李方子錄

福州韓 云能安其分則為需不能安其分則為訟

能通其變則為隨不能通其變則為蠱此是說卦

對然只是此數卦對得好其他底又不然 晏淵錄

後世策士之言只說出竒應變聖人不恁地合當需

時便需 同上

王弼說初上無位如言乾之上九貴而无位需之不

當位然乾之上九不是如此需之不當却有可疑

二四上是陰位不得言不當 同上

需主事乎主心需其事而心能信實則光亨以位乎

天位而中正故所為如此利涉大川而能需則往

必有功利涉大川亦承上文有孚光亨貞吉 同上

問需卦大指先生曰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

如此只當寧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以不能寧

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銖問乾陽

上進之物前遇坎險 乾下坎上不可遽進以陷於險故

為需先生曰遇此時節當隨遠隨近寧耐以待之

直至需于泥已甚狼當矣然能敬慎亦不至敗至

於九五需得好只是又難得這般時節當此時只

要安以待之耳至上六居險之極又有三陽並進

六不當位又處陰柔亦只得敬以待之則吉又問

不當位如何先生曰凡初上二爻皆無位

二士三卿大夫四大臣五

君上六之不當位如父老不任家事而退閑僧家

之有西堂之類

董銖錄

利涉大川利涉是乾也大川是坎也律有功是乾有

功也

或記云以乾去涉大川○呂輝錄

需卦六四出自穴上六入于穴程傳謂穴物之所安

也本義謂穴者陰陽陷之所二說不同某竊以為

謂之為陰陽陷之所正得坎體之象未知是否先

生曰穴是陷處喚做所安處不得分明有箇坎陷

也一句柔得正了需而不進故能出於坎陷四又

是坎體之下有出底道理到那上六則索性陷了

巽淵錄

問需于酒食貞吉曰需只是待當此之時別無作為

只有箇待底道理又須是正方吉



銖問訟卦大指因言大凡卦辭取義不一如訟有孚

窒惕中吉蓋取九二中實坎為加憂之象

中實為有孚坎陷為

窒坎為加憂為惕九二居下卦之中故曰有信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也終凶蓋取二九終極於

訟之象利見大人蓋取九五剛健中正居尊之象

不利涉大川又取以剛乘險以實履陷之象此取

義不一也然亦有不如此取者此特其一例也

先生曰卦辭如此辭極齊整蓋所取諸爻義皆與

爻中本辭協亦有雖取爻義而與爻本辭不同者
 此為不齊整處也又問卦變之義先生曰此訟卦
 變自遯而來為剛來居二此是卦變中二爻變者
 蓋四陽二陰自遯來者十四卦訟即初變之卦剛
 來居二柔進居三故曰剛來而得中

又問細讀本義所釋卦辭若看得分明則彖辭之義
 亦自明只須略提破此是卦義此是卦象卦體卦
 變下必更下注脚矣先生曰熹當初作此文字時
 正欲如此蓋彖辭本是釋經之卦辭若看卦辭分
 明則彖辭亦可見但後來要重整頓過未及不知
 而今所解能如此本意否又問觀訟一卦之體只

是訟不可成初只不永所事九二不克訟六三守
 舊居正非能訟者九四不克訟而能復就正理渝
 變心志安處於正九五聽訟元吉上九雖有鞶帶
 之錫而不免終朝之褫首尾皆是不可訟之意故
 彖曰終凶訟不可成此句豈即本義所指卦體耶
 先生曰然因問易最難點如訟九四不克訟復
 即命句渝句安貞句吉六三食舊德句貞句厲終
 吉句先生曰厲自是一句終吉又是一句易辭只
 是元排此幾句在此伊川作變其不安者為安貞
 作一句讀恐不甚自然又曰如訟上剛下險是屬
 上句險而健訟是屬下句

董銖錄

訟攻責也而今訟人攻責其短而訟之自訟則反之

於身亦若此 沈憫錄

不利涉大川是上面四畫陽載不起壓了這船重 晏淵錄

問訟卦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云云先生曰此

爻是陰柔之人也不會十分與人訟那人也無十

分傷犯底事但只略去訟之才辨得明便此所以

曰終吉也 呂輝錄

九二正應在五五亦陽故為窒塞之象 晏淵錄

三百戶必須有此象今不可考王輔嗣說得意忘象

是要忘了這象伊川又說假象是只要假借此象

今看得不解得恁地全無那象只是不可知只得

且從理上說乾為馬却說龍坤為牛却說馬離為

龜却說牛做得箇例來括它方得見說已做了例

又却不曾得見 同上

或問訟六三或從王事无成本義謂必无成功似與

象辭從上吉也之意不協又與坤六三文言亦不

協竊意本義是直作占辭解如此未知是否荅云

易中經傳不同如此處多且兼存之然經意是本

傳辭是第二節話也 同上

復即命渝言復就命而變其不順之命 同上

訟元吉便似乾之利見大人有占无象者爻便是象

訟元吉九五便是 並同上

坤上師

問麻衣易是偽書其論師卦地中有水師容民蓄衆之象此一義也若水行地中隨勢曲折如師行而隨地之利亦一義也答曰易有精蘊如師貞丈人吉此聖人之精畫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於容民蓄衆等處因卦以發皆其蘊也既謂之蘊則包含衆義有甚窮盡儘推去儘有也 余大雅錄

吉无咎謂如一件事自家做出來好方得无罪咎若做得不好雖是好事也則有咎无咎吉謂如一件事元是合做底自家做出來又好如所謂戰則克祭則受福戰而臨事懼好謀成祭而恭敬齋肅便

是无咎克與受福便是吉如何師之道既已正了又用丈人率之如此則是都做得了便是吉了更有甚咎 晏淵錄

在師中吉言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所以吉 同上

問易爻取義如師之五長子帥師乃是本爻有此象又却說弟子與尸何也曰此假設之辭也言若弟子與尸則凶矣問此例恐與家人嗃嗃而繼以婦子嘻嘻同曰然

前輩也曾說易之取象似詩之比興如此却是虛說恐不然如田有禽須是此爻有此象但今不可考數則只是大衍之數五十與天數五地數五兩段

大衍之數是說著天地之數是說造化生生不窮之理除此外都是後來人推說出來底

問師或與尸伊川說訓為衆主如何先生曰從來有與尸血刃之說何必又牽引說熹自小時未曾識訓話只讀白本時便疑如此說後來從鄉先生學皆作衆主說不以為然今看來只是兵敗與尸而歸之義

劉砥錄

先生說師卦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舊時說只作論功行賞之時不可及小人今思量看理去不得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得看來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

更用他與之謀議計畫爾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因問云古人論功行封真箇只裂土與之守非如後世虛帶爵邑也若使小人參其間則誠有弊病先生云勢不容不封他得但聖人別有以處之未見得如何如舜封象則使吏治其國則若是小人亦自有以處之也先生云此義方思量得如此未曾改入本義且記得

開國承家為是坤有土之象然屯之利建侯却都無坤止有震此又不可曉

晏淵錄

坤下
坎上
比

李兄問比卦大抵占得之多是人君為人所比之象
先生云也不必拘若三家村中推一箇人作頭首
也是為人所比也須自審自家才德可為之否所
以原筮元永貞也 林學蒙錄

問忠信為周阿黨為比如何先生曰忠信為周只緣
左傳說周爻咨詢指作忠信後人遂將來妄解最
無道理且如易比卦言比吉也比輔也原筮元永
貞无咎則比都是好大抵比於君子則為善比於
小人則為惡須看聖人說處本意如何據此君子
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只是公私 徐寓錄

文云周比二字於易中所言又以比字為美如九五

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之義皆美也 黃有開記

筮字說做占決亦不妨然亦不必說定不是龜筮之
筮後夫只是說後來者古人亦曾說先夫當之矣
有喚作夫婦之夫底 晏淵錄

問不寧方來後夫凶曰別人自相比了已既後於眾
人却強要去比他豈不為人所惡是取凶也後夫
猶言後人春秋傳有云先夫當之矣亦是占中一
義 吳必大錄

後夫凶言九五既為眾陰所歸若後面更添一箇陽
來則必凶古人如袁紹劉馥劉繇劉備之事可見

兩雄不並棲之義 晏淵錄

終來有他說將來似顯比便有那周遍底意思

問比之匪人先生曰初應四四是外比於賢為比

得其人二應五五為顯比之君亦為比得其人惟

九三應上上為比之无首為比之匪人也 潘時舉錄

易比之九五云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聖

人之於人來者不拒去者不追如何一一要意周

旋纔恁地便滯於一偏況天理自不如此 葉賀孫錄

伊川解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所謂來者捨之去者

不追與失前禽而殺不去者所譬頗不相類如何

先生曰田獵之禮置旃以為門刈草以為長圍田

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驅而

入者皆獲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比來則取

之大意如此無緣得一一相似伊川解此句不足

疑但邑人不誠吉一句似可疑恐易之文義不如

此張洽錄

邑人不誠如有聞无聲言其自不消相告戒又如歸

市者不止耕者不變相似 晏淵錄

☰☳ 乾下 巽上 小畜

小畜言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畜他不住大畜則以

艮畜乾畜得有力所以喚作大畜小畜亨是說陽

緣陰畜他不住故陽得自亨橫渠言易為君子謀

不為小人謀凡言亨皆是說陽到得說陰處便分
 曉說道小人吉亨字便是下面剛中而志行乃亨
 小畜但能畜得九三一爻而已九三是近近它底那
 兩爻自牽連上來

晏淵錄

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先生云此是以巽畜乾巽順
 乾健畜他不得故不能雨凡雨者是陰氣盛凝結
 得密方濕潤下降為雨且如飯甑蓋得密才氣鬱
 不通四畔方有濕汗今乾上進一陰止他不得所
 以彖中云尚往也是指乾欲上進之象到上九則
 以卦之始終言畜極則散遂為既雨既處陰德盛
 滿如此所以有君子征凶之戒又問云嘗聞人說

此卦作巽體順是小人以柔順畜君子以虛禮卑
 辭相拘係其畜止人術甚小而無大謀大作故曰
 小畜不知如何先生云易不可專就人上說且就
 陰陽上看分明巽畜乾陰畜陽故謂之小若配之
 人事則為小人畜君子也得為臣畜君也得為因
 小小事畜止也得不可泥定事說

問小畜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此爻與四相應正為
 四所畜者乃云復自道何邪先生曰易有亦不必
 泥爻義看者如此爻只平看自好復自道便吉復
 不自道便凶自無可疑者矣又問風行天上小畜
 象義如何曰天在山中為大畜山是堅剛之物故

三百七十一
朱子易言卷三
允至
能力畜其三陽風是柔軟之物止能小畜之而已

潘時舉錄

復自道之復與復卦之復不同復卦言已前不見了

這陽如今復在此復自道是復它本位從那道路

上去如无往不復之復

晏淵錄

先生說輿說輻夫妻反目因云被它畜止不得進必

與有爭自家必要進時如何須是能正室時方得

呂輝錄

孚有在陽爻有在陰爻伊川謂中虛信之本中實信

之質

晏淵錄

問小畜卦以一陰而畜五陽而九五乃云富以其鄰

是與六四之陰并力而畜下三陽不知九五何故

反助陰邪先生曰九五上九皆為陰所畜又是同

巽之體故反助之也又曰上九爻辭殊不可斷若

人占得此爻則吉凶未可知然易占法有活法聖

人因事教人如有是德而得是爻則為吉无是德

而得是爻則不應須如此看乃活如輿說輻夫妻

反目一爻可謂不好然能以剛自守則雖得此爻

而凶不應矣

董銖錄

問小畜九五富以其鄰本義云巽體三爻同力畜乾

鄰之象也據程傳則曰以一陰畜五陽熹竊謂以

統體言之固是以一陰畜五陽然就九五而言則

下與四比上與上連為鄰之象謂巽三爻同力畜乾却見得自上畜下之意分明未知是如此否更以泰卦不富以其鄰對之即可見其文意

富以其鄰與上合志是說上面巽體同力畜乾鄰如東家取箇西家取箇上下兩畫也此言五居尊位便動那上下底攀如如手把攀住之象既雨既處言便做畜得住了做得雨後這氣畢竟便透出散了德積是說陰德婦人雖正亦危月才滿便虧君子到此亦行不得這是那陰陽皆不利底象晏淵錄小畜上九疑是太甲伊尹之事當之注云陰既盛而亢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恐當云君子於此宜

靜而不宜動故征則凶也方與上意不相害曰作伊周之事說亦得作易本意只說陰畜陽到極處問既如此則何故又曰君子征凶曰便是易本意只言陰畜陽若以事言之則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固如此如武后之於高宗亦然問武后事恐不可謂之既雨曰他也自和問恐不可謂之婦貞曰易中之意只言婦雖貞猶厲而況於不貞乎蓋易文本是兩下說在那裏不可執定着楊道夫錄小畜雖是陰畜陽到極處和而為雨畢竟陰制陽不順所以云雖正亦厲劉砥錄

☰☷ 乾上履

問履卦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強之後所以有履虎尾而不傷之象但彖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正指九五而言而九五爻辭乃曰夬履貞厲有危象焉何也先生曰夬決也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又以和說應之故其所行果決自為無所疑礙所以雖正亦厲蓋曰雖使得正亦危道也為戒深矣

董銖錄

履卦上乾下兌以陰躡陽是隨後躡它如踏它脚迹相似所以云履虎尾是隨後履它尾故於卦之三四爻發虎尾義便是陰去躡它陽背脊後處伊川云履藉說得生受

劉砥錄

履三四爻正是躡它虎尾處陽是進底物事四又上躡五亦為虎尾之象

同上

履虎尾言履危而不見傷之象便是後履前之意隨着他後去

晏淵錄

伊川這一卦說那大象如素履履道坦坦處却說得

好履道道即路也

同上

武人為于大君必有此象但六三陰柔不見得有武人之象

夬履是做得忒快雖合履底也有危厲

晏淵錄

夬履貞厲東坡所謂憂治世危明主也

視履考祥居履之終視其所履而考其祥做得周備

底則大吉若只是半截時無由考得其祥後面半截却不好未可知旋是那團旋來却到那起頭處

晏淵錄

☵☰ 乾下泰 坤上

先生曰易最難看須識聖人作易之意且如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謂其引賢類進也却不正說引賢類進而云拔茅茹何邪如此之類須要思量某之啓蒙自說得分曉且試去看因云某少時看文字時凡見有說得合道理底須旁搜遠取必要看得它透今之學者多不如是如何時舉退看啓蒙晚往侍坐時舉曰向者看程易只就注解

生議論却不曾靠得易看所以不見聖人作易之本意今日看啓蒙方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得一件用唯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看是甚事都來應得如泰之初九若正作引賢類進說則便只作得引賢類進用唯以拔茅茹之象言之則其他事類皆可應也啓蒙警學篇云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便見得易只是虛設之辭看事如何應耳未知如此看得否先生頷之 潘時舉錄

泰初九云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當云占者陽剛而得其類則征吉矣以其彙亦占辭曰以其彙屬上

文嘗見郭璞易林亦如此做句便是那時人已自

恁地讀了蓋拔茅茹者物象也以其彙者人也楊道夫錄

問好學論似多頭項曰伊川文字都如此多頭項不

恁纏去其實只是一意如易傳包荒便用馮河不

遐遺便朋亡意只如此他成四項起了纏說此論

須做一意纏看蔡念成集錄

問泰卦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與城復于隍因言否泰

相乘如此聖人因以垂戒先生曰此亦事勢之必

然治久必亂亂久必治天下無久而不變之理子

善遂言天下治亂皆生於人心治久則人心放肆

故亂因此生亂極即人心恐懼故治由此起先生

曰固是生於人心然履其運者必有變化持守之

道可也如明皇開元之治自是好了若但能把捉

不至如天寶之放肆則後來亦不應如此狼狽銖

因言觀聖人立象繫辭當好時便須有戒懼收斂

底意當不好時便須有艱難守正底意徹首徹尾

不過敬而已卦中無全好者亦無全不好者大率

敬即好不敬即不好先生頷之董銖錄

泰卦勿恤其孚只作一句讀孚只是信此言勿恤後

來信與不信黃義剛錄

于食有福如食舊德之食東坡赤壁賦吾與子所共

食之食劉砥錄

三百七十
帝乙歸妹今人只做道理譬諭推說看來須是帝乙

嫁妹時占得此文 晏淵錄

自邑告命是倒了邑是私邑却倒來命令自家雖始

做得正人君到此也則羞吝 同上

且如城復于隍須有這箇城底象隍底象邑底象城

隍邑皆土地在坤爻中自有此象 同上

方泰之時只得自治其邑程先生說民心離散自其

親近者而告命之雖正吝然此時只得如此却未

至於凶 劉砥錄

三三 坤下 乾上 否

問否之匪人三字說者多牽強本義云與泰相反曰

匪人言非人道也程易却云天地不交而萬物不生故無人道如何先生曰說者云此三字衍蓋與此之匪人語同而字異遂錯誤於此今強解不通也又問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蓋三陰在下各以類進然惡未形故戒其能正則變為君子矣程易作君子在下說云當否之時君子在下以正自守如何先生曰程氏亦作君子之象說熹覺得牽強不是此意又問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三陰已過而陽得亨則否過中而將濟之時與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相類先生曰泰九三時已有小人便是可畏如此故艱貞则无咎否下三爻君

四百十一
子尚畏他至九四即不畏之矣故有有命疇離社
之象占又問九五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如何先生
曰有戒懼危亡之心則便有苞桑繫固之象蓋能
戒懼危亡則如繫于苞桑堅固不拔矣如此說則
象占乃有收殺非是其亡其亡而又繫于苞桑也

董銖錄

否之匪人言沒了這人道

晏淵錄

拔茅茹貞吉亨這是吉凶未判時若能於此改變時
小人便做君子君子小人只是箇正不正初六是
那小人欲為惡而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包承則已
是打破面了然尚自承順那君子未肯十分做小

人在到六三便全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恥大
凡小人做了罪惡心下也自不穩當此便是包羞
之說

同上

又曰龜山以包承小人為一句言否之世當包承那
小人如此却不成句龜山之意蓋欲解說他從蔡
京父子之失也九四則否已過中上三爻是說君
子言君子有天命而无咎大抵易為君子謀且如
否內三爻是小人得志時然不大段會做得事初
則如此二又如此三雖做得些箇也不濟事到四
則聖人便說他那君子得時否漸次反泰底道理
五之苞桑繫辭中說得條暢盡之矣上九之傾否

到這裏便傾了否做泰 同上

問橫渠先生說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蓋自太極一判而來便已如此了曰論其極是如此然小人亦具此理只是他自反悖了君子治之不過即其固有者以正之而已易中亦有時而為小人謀如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言小人當否之時能包承君子則吉但此雖為小人謀乃所以為君子謀也

輔廣錄

又曰包羞是有意傷善而未能之意他六二尚自包承到六三已是要害君子然做事不得所以包許多羞恥 晏淵錄

否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這裏是吉凶未判須是有命方得无咎如須得一箇幸會方能轉禍為福否本是陰長之卦九五休否上九傾否又自大故好蓋陰之與陽自是不可相無者今以四時寒暑而論若是無陰陽亦做事不成但以善惡及君子小人而論聖人直是要消盡了惡去盡了小人蓋亦抑陰進陽之義熹於坤卦曾略發此意今有一樣人議論謂君子小人相對小人不可大故去他若要盡去他則反激其禍且如舜湯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所謂去小人非必盡滅其類只是君子道盛小人自化雖有些小無狀處亦不敢發出來豈

必勦滅之乎

陳文蔚錄

否九四雖是陽爻猶未離乎否體只是它陽不可以有為然須有命方做得又曰有命是有箇機會方可以做占者便須有箇築着恰好時節方做得事

成方无咎

劉砥錄

否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這裏是吉凶未判須是有命方得无咎故須得一箇幸會方能轉禍為福又曰否本是陰長之卦如九五休否上九傾否又自大故好蓋陰陽自是不可相無今以四時而論若無陰陽亦做事不成但以善惡及君子小人而論則聖人直是要消盡了惡去盡了小人方得蓋亦

抑陰助陽之意某於坤略發此義矣

先生曰否之九五若無那大人也休那否不得大率

自泰入否易自否入泰難

呂輝錄

九五以陽剛得位可以休息天下之否然須常存危亡方有苞桑之固不知聖人於否泰只管說包字如何須是象上如何取其義今曉它不得只得說堅固嘗見林謙之與張欽夫講易林以為有象欽夫云看孔子說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只是以道理解了便是无用乎象遂著書說此看來不如此蓋當時都識象却有未曉得道理處故聖人不說象却就上發出道理初不是懸空說出道理凡天

下之物須是就實事說方有着落又曰聖人分明是見有這象方就上面說出來今只是曉它底不得未說得也未要緊不可說道它无此象呂大臨以酬爵不舉解不盡人之歡酬爵不舉實是事如此不盡人之歡便是就上說出這話來

劉砥錄

☰☷ 離下 乾上 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是兩象一義利見君子貞是一象

晏淵錄

易雖抑陰然有時把陰為主如同人是也然此一陰雖是一卦之主又却柔弱做主不得

同上

而不得伸所以先號咷

同上

問同人卦六二與九五柔剛中正上下相應可謂盡善却有同人于宗吝與先號咷之象如何先生曰以其太好兩者時位相應意趣相合只知款密却無至公大同之心未免係於私故有吝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固是他好處然於好處猶有失以其係於私暱而不能同也大凡悔者自凶而之吉吝者自吉而趨凶又問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如何先生曰只是伏于高陵之草莽中三歲不敢出與九四乘其墉皆為剛盛而高三欲同於二而懼九五之見攻故升高伏戎欲敵之

通志堂

而五陽方剛不可奪故三歲不興而象曰不能行也四欲同於二而為三所隔故乘墉攻之而以居柔遂自反而弗克也程傳謂升高陵有升高顧望之意此說雖巧恐非本意程傳說得通天下之志處極好云文明則能燭理故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說甚善大凡說書只就眼前說出底便好崎嶇尋出底便不好問大師克相遇本義無說何也先生曰舊說只用大師克勝之方得相遇或云大師之克見二陽之強則非也銖曰二五本自同心而為三四所隔故先號咷先謂理直也大師克而後相遇則後笑矣蓋亦義

理之同物終不得而間之故相遇也先生頷之又問同人于郊先生曰郊是荒寂無人之所言不能如同人于野曠遠無私荒僻無與同蓋屋外無應莫與同者亦可以无悔也董銖錄

問同人三四皆有爭奪之義何也曰只是爭六二一爻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六二與九五相應三以剛居剛則便迷而不反四以剛居柔便有反側底道理初上則在事外不相干涉所以無爭吳必大錄問同人于郊先生曰同人于野是廣大無我之意同人于郊是無可與同之人取義不同自不相悖潘時舉錄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三

後學成德校訂

入于衣長無下與同之入與齊不同自不昧辨
 問同入于衣長主曰同入于衣長與大無辨之
 問亦並野林土傾并事亦不昧于衣故以無辨
 三以問吾問限野野而不入四以問吾問野野
 夫入與之辭並而不昧野限也六二與大五昧
 問入于四皆亦事之義附也曰又與大六二
 與與同者亦下以衣附也
 問同入于衣長與無辨與同蓋亦不昧
 問同入于衣長主曰衣長與無辨入之義言不
 問之同亦不辨而問之為昧也主大主之

